

总第 22 期 Total :Volume22

2014 年辑第 2 期 Volume II 201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友情赠阅

Gift Journal for Academic Exchange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of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广州·2014 年 4 月

April 2014 Guangzhou

目录与摘要

1. 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消费信贷（1919~1929）——对美国大萧条发生机理的探讨…刘巍 李杰 3

Income Distribution、Consumer Demand and Consumption Credit（1919~1929）—Discussion About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Liu Wei Li Jie

内容提要：数据表明，在一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大繁荣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程度日趋严重。收入占比较少的大多数美国家庭收入达不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水准，强劲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发生在收入占比很大的富人阶层。但是，大萧条前 10 年美国非但没有发生有效需求不足，而且消费占 GDP 的比例增长趋势非常显著。统计分析发现，是消费信贷缓解了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压力。1929 年股市崩盘，美国金融体系垮塌，致使消费信贷规模锐减，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严重局面显现，宏观经济运行通道阻塞，大萧条不可避免。

Abstract: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boom of America after the World War I, unreasonable degree of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as on the rise. For most American families whose income accounted for less, their income could not reach the level of diminishing returns. Strong phenomenon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happened in the rich whose income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Not only that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didn't come up during the first 10 year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America, but consumption grewed significantly as a share of GDP. Statist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it is consumer credit service relieved the pressure to the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from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In 1929, stock market crashed, financial system collapsed, consumer credit scale declines sharply, serious situation caused by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resulting from the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merged.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channel block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s inescapable.

2. 分家析产、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浙南乡村的实证分析…李楠 甄茂生 15

Divide Family Property to Divide Up Property、Wealth Shocks and Birth Behavior: On Account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untries in the South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Li Nan Zhen Maosheng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浙江南部松阳县石仓村阙氏族谱及分家契约文书，对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分家制度的作用下，出生次序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出生次序每滞后 1 个单位，生育子女数量平均减少 0.3 人。其原因在于分家析产制度在分家前后财产产权属性的变化对处于不同婚育周期的儿子产生不同的激励。出生次序越靠前的儿子，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利用分家前大家庭的财富养育自己的儿女，从而有多生育子女的倾向；而出生次序靠后，特别是分家时还未到婚育年龄的子女，则不能利用大家庭财富养育子女，因而受到的分家后经济约束进而抑制自身生育水平。本文不仅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同时首次从分家角度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机制。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of separation system and birth behavio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by drawing on Que clans and contract documents of separation of Shi Cang village in Songyang County in the south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a notab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irth order and fertility level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separation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number of children has a mean reduction of

0.3 person after birth order lags one unit. It is the change of property-rights attributes of the system of dividing family to divide up property that produces different incentives for those sons in different marriage cycle before and after dividing family. For the sons rank in the top, it will be easier to thumb a lift to use wealth of big family to raise their own children before dividing, and then there will be more children. For those who are in far back of birth order,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before the baby age when dividing family, they can not use big family's wealth to raise their own children. They restrain their own fertility level because of monetary constraints after divid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not only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question of if there is population contro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but also a new explanation mechanism for how to realize population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paration

3.美国的贸易逆差、经济增长与政府政策导向……………张淑娟 欧阳秋珍 32
Trade Deficit,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Zhang Shujuan Ouyang Qiuzhen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美国近 40 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发现: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并且两者负相关,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小于其他指标的贡献度。影响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而政府政策导向是这一传导机制的起始点。美国经济政策通过作用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间接对贸易赤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所谓的最市场化国家通过娴熟的宏观调控操作技巧掌控着美国经济的走势并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美国的国家意志才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源所在。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past 40 years'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US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US long-term trade deficit is accompanied by it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both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Moreover, trade has contributed much les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than the other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the major factors in affecting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is the right starting point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y means of influencing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US policies indirectly work on trade deficit,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The so-called most market oriented country, with skilled macroscopic regulation techniques, not only controls the trend in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dire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s purpose of the U.S. is the very root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strategies.

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消费信贷（1919~1929）

——对美国大萧条发生机理的探讨

刘巍 李杰

内容提要：数据表明，在一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大繁荣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程度日趋严重。收入占比较少的大多数美国家庭收入达不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水准，强劲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发生在收入占比很大的富人阶层。但是，大萧条前10年美国非但没有发生有效需求不足，而且消费占GDP的比例增长趋势非常显著。统计分析发现，是消费信贷缓解了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压力。1929年股市崩盘，美国金融体系垮塌，致使消费信贷规模锐减，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严重局面显现，宏观经济运行通道阻塞，大萧条不可避免。

关键词：收入分配；信贷消费；消费需求；美国大萧条；基尼系数

自大萧条发生以来，学界就对其爆发原因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外的研究以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的研究为主。凯恩斯（1936）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资本预期收益率递减规律分别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其中决定因素在于投资需求不足。Temin（1976）基本同意凯恩斯关于自发支出下降引发了大萧条，但是他在对凯恩斯主义的投资不足是引发大萧条的原因提出了质疑。虽然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的下降，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股票市场崩溃不仅使人们手中的财富缩水，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消费预期。Romer（1993）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导致一系列冲击，从而引发了总需求的下降，同时他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其减少了对耐用消费品的支付。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与施瓦茨（1963）对大萧条的原因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大萧条起因于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化，即直接由30年代初货币供给收缩引起。Bernanke（1983）的进一步考察发现，金融危机也是一种影响产出的重要方式，它通过导致信用中介成本上升的非货币效应影响实际产出。基于此，伯南克强调了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重要角色。曹家和（1998）从货币制度进行分析，得出“在本世纪各国普遍实行的金本位制度也是导致这场大萧条的重要因素”的结论。陆寒寅（2008）则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因素是美国大萧条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后进一步促使危机加深并扩散到其他经济联系国的重要环节和纽带。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关注的维度不一样。Temin和凯恩斯主义者对于紧缩的头两年私人支出的下降更感兴趣。货币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大萧条独一无二的深度和严重程度。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1931-1933年这个时间段，此时的紧缩呈现出空前的加速度。

综上所述，对大萧条爆发的原因有许多种解释，但不是所有解释都是彼此绝对排斥的，只是每个学者关注的时间点或者角度不一样。总之，一系列事件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了大萧条的发生。本论文主要沿着凯恩斯的思路进行分析。凯恩斯学派的分析思路非常明确，既然GDP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暂时不考虑净出口），由于凯恩斯主义面世之前政府购买变量尚不足以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运行，那么，找到消费或投资减少的原因，大萧条的原因似乎也就水落石出了。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大部分论文都只是在收入总量研究的思路下展开，基本上没有涉及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我们（刘巍、陈昭，2010）从计量经济史的角度对大萧

条的发生的原因曾有初步的猜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能是造成总量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产品销售困难重重,从而储蓄转为投资的压力增大,最终造成总需求的不足。本论文在先前猜测的基础上,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大萧条的原因进行讨论,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美国大萧条之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大萧条爆发后,崇尚自由的新古典主义者一筹莫展。1936 年,凯恩斯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将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诊断为“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著名的三大心理因素造成的阻碍使得需求约束型经济中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即较多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了,并未转化为投资,储蓄远大于事前投资。假定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分析正确,那么,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在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 1,即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来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递减。关于凯恩斯的分析,我们拟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凯恩斯只是研究总量,基本没有涉及结构问题。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显然不太于处于中下层的美国人。第二、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没有考虑对美国消费者影响很大的信贷消费。针对第一点看法,我们首先探讨大萧条前夕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大繁荣中美国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但同时,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为大繁荣而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在大繁荣中收入越是多的阶层收入增加越快。根据斯图尔·蔡斯(Stuart Chase)的统计,1920~1929 年,1%最富有的人享受着 75%的收入增长。尽管 1922~1928 年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 625 美元增加到 742 美元,但不同阶层所分得的收入却是不同的。其中,城市总人口 71%的工人及工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38%,而企业阶层却获得 41%的国民收入。全美前 10%富有阶层共 270 万户,拥有 270 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平均每户 1 万美元,而剩下的 90%(共 2430 万户)仅仅拥有 540 亿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户仅 2200 美元。到 1929 年,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更加严重,当时美国 0.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等于 42%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即 2.4 万户最富有家庭的总收入相当于 115 万户中下层家庭的收入总和。大约有 71%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2500 美元,60%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2000 美元。但是,却有 2.4 万户最富有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 10 万美元,其中 513 户的年收入在 100 万美元以上。¹表 1 可以清晰的反映不同收入阶层的净收入增长率,收入越高的阶层,收入增长越快。

表 1 1923-1929 年不同收入阶层净收入单位:千美元

收入阶层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增长率
5000	4.949	4.974	4.992	4.992	4.992	4.992	4.997	1
10000	9.653	9.859	9.917	9.917	9.917	9.917	9.96	3
25000	23.14	23.48	23.87	23.87	23.87	24.01	24.16	4
100000	77.44	77.46	83.97	83.97	83.97	84.26	85.15	10
500000	304.6	300.5	384	384	384	384.3	389.2	27
1000000	587.1	570.5	759	759	759	759.3	769.2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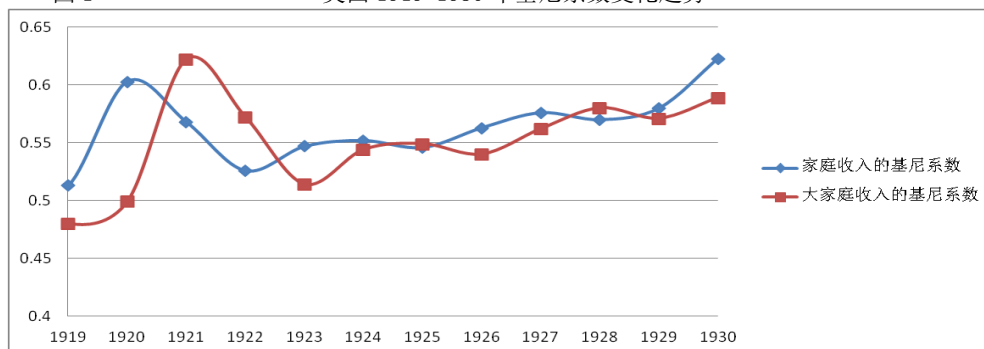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George Henry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From War To Depression 1917-1929,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2, 第 318 页。

美国没有公布 1946 年之前的基尼系数情况。所以很多数据需要我们根据为数不多的样本进行计算和估计。其中斯坦利·恩格尔曼和罗伯特·高尔曼(Stanley Engerman, Robert Gallman)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测算出了美国 1913~1946 年的基尼系数以及贫困率数据,见图 1。通过他们的计算我们可以知道,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到 1929 年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从 1919 年的 0.48 增加到了 1930 年的 0.589。另外,与基尼系数的趋势类似,贫困率也几乎是逐年升高,贫困率从 1919 年的 51.6%增加到了 65.8%。增长幅度

¹Stuart Chase, Prosperity Fact or Myth, Charles Boni Paper Books 1929, 第 8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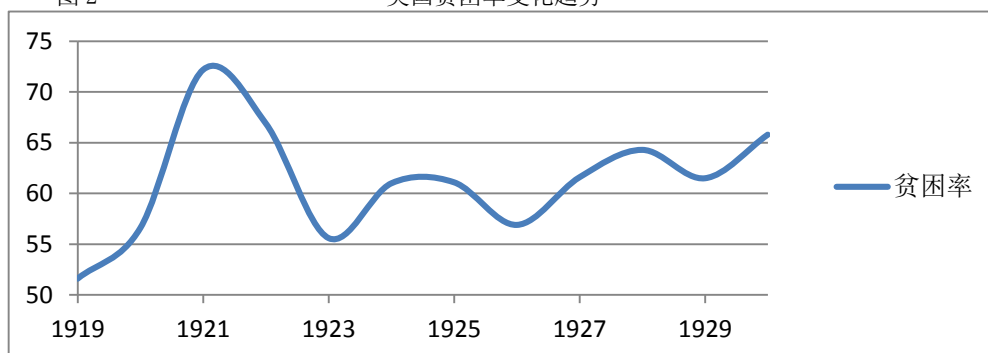
达到 28%。²恩格尔曼和高尔曼的测算结果毫无疑问的证明了美国大萧条前夕糟糕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强劲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收入分配隐患。

图 1 美国 1919-1930 年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恩格尔曼、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8~21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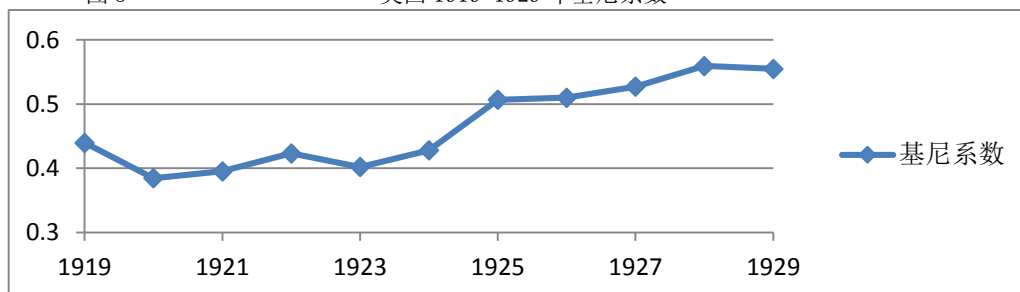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贫困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恩格尔曼、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8~210 页。

另外，美国国税局（IRS）收入统计报告（SOI, Statistics of Income Report）是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该报告统计了自 1916 年以来美国申报个税的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分布情况。通过 IRS 公布的数据，我们根据基尼系数的公式可以大致计算出 1919~1929 年美国交税居民的基尼系数，详见图 4。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某些年份，基尼系数是下降的，但在此样本区间内，它们是呈上升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上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图 3 美国 1919-1929 年基尼系数



我们的测算结果虽然和恩格尔曼等人的数据有偏差，但是基本趋势完全一样，结论也基本一致。在 1919~1930 年期间，美国经济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收入分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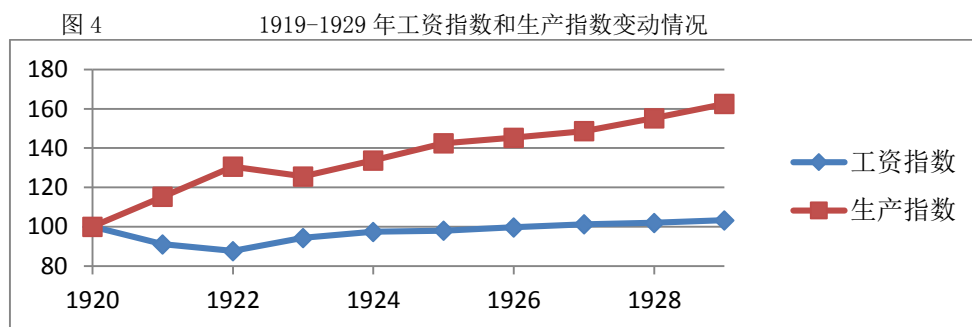
²斯坦利·恩格尔曼和罗伯特·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 270 页

也隐藏在其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增长。这一切对后来美国大萧条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二、收入分配差距与消费不足

1. 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根据威廉·曼彻斯特的描述,从柯立芝总统到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需要得到相应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也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要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需要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是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具体数据我们可以下表中可以得到。例如,工资指数从1920~1929年10年间仅仅上涨了3.28%,而同期的生产指数却上升了62.5%。工资指数和生产指数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见图5)。换句话说,“福特制”所增加的利润大部分被企业主占有,分配不公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加而扩大。



数据来源: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economy/contents/>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繁荣并非所有行业中展开。占人口约25%的农业部门没有在繁荣中受益。19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总产量大大提高。一战中由于欧洲对美国食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不仅使得一度低迷的农产品价格从1914年开始回升,而且促进了农业投入增长和规模的扩张。但是,随着战后欧洲需求的消失,从1920年开始,美国农业的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了萧条的泥潭中。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问题可以从下表中看出来。在表2中我们观察到,1921~1922年农业名义产出下降得非常厉害,但那是价格下降的结果,农产品实际产量就几乎没有下降,和1920年相比反而略有上升。在整个时期产量的增加是比较适中的,1929年的产量只比1920年高10.5%。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下降,农业纯收入远远落后于1920年并且一直没有恢复。所以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农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的比率正逐渐下滑,从1919年的21.7%下降到11.3%。可见,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农业灾难确实深深植根于2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之中。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收入一直没有增加。

表2 美国农业部分数据（指数）

年份	农场名义产量	农场真实产量	农场净收入	每英亩利息	每英亩税收	农场产出占GDP的比重
1919	105	102.1	116	83.3	80	21.7
1920	100	100	100	100	100	18.1
1921	58.5	99.5	43.2	114.8	122	12.5
1922	64.5	103.9	55.7	120.4	129	14
1923	71.4	106	65	120.8	130.5	13.3
1924	72.5	106.9	62.3	115.7	133	13.2
1925	83.6	113.1	86.4	109.3	132.5	14.5
1926	78.7	114.6	76.2	105.6	135	12.8
1927	77.8	116.4	73.1	103.2	135.5	12.7
1928	81.4	115.2	76.8	101.4	138.5	13.3
1929	81.7	116.4	78.9	98.6	139.5	12.4
1930	65.4	110.5	54.6	95.4	140.5	11.3

资料来源：休斯《美国经济史（第7版 翻译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476页。

2. 无信贷条件下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模型讨论

凯恩斯认为，“人类的需求可能是没有边际的，但是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必不可少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尊的一类需求。第二种需要，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³我们认为，此处的绝对需求，是满足人们基本温饱问题的绝对需要，我们且称其为“生存需求”。当收入增加以后到满足了“生存需求”以后，人们开始朝着富裕生活努力，于是我们将超过“生存需求”之后的需求称之为“改善性需求”。另外，我们认为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人们会产生“奢侈性需求”，这种需求主要为了体现个人的地位和满足一些自己的虚荣心方面的需求。根据三种不同的需求以及大萧条前期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全体美国居民分为三类：“贫困阶层”、“富裕阶层”、“富豪阶层”。

第一阶层为“贫困阶层”。根据布鲁金斯的统计数据可以知道，1929年美国有大约60%的家庭处于该阶层，家庭收入处于2000美金以下。我们进一步分析可知，将该阶层又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没有满足温饱需求的“严重贫困户”。这类人的收入微薄，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劳动收入，全靠救济度日。“严重贫困户”完全没有储蓄，有多少就消费多少。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过的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悲惨生活，这部分人群主要来自于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临时工人以及一些失去劳动力的人群。这部分家庭占到全美家庭数的21%。第二类人我们权且称他们为“一般贫困户”。这类人的收入在购买生存物品后略有结余，但是他们也几乎没有储蓄，因为他们一旦有改善生活的欲望和需求，对其他物质的需求就会很轻易的就花掉他们的积蓄，储蓄可以忽略不计。这群人主要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自由职业者等。这部分人虽然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他们在购买除生存物品之外的物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群人在大萧条前夕的美国占比非常大，比重大概在达到40%以上。

第二类人我们称之为“富人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来自于一些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小企业主等等。这部分人完全有能力购买汽车、收音机、钢琴等消费品，并且还有储蓄，当收入有所增加时，消费有所增加，但是不如收入增加之大，即新增部分的收入大部分被储蓄起来。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规律符合这部分人群。

第三类人我们称之为“富豪阶层”。这部分阶层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不多，但是却占据很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这部分人的储蓄非常高，据统计，1929年当差不多80%的美国人没有储蓄的情况下，0.1%最富有的家庭储蓄占到总储蓄的34%。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非常小，同时满足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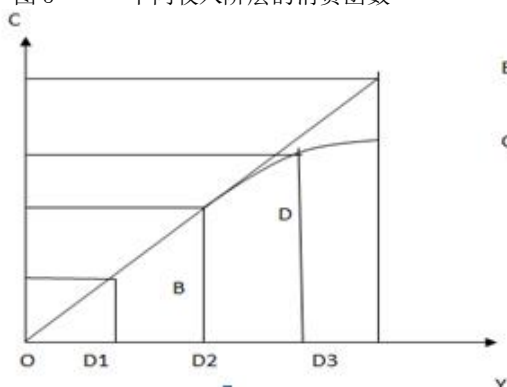
我们记“温饱需求”、“改善性需求”的临界点分别为： D_1 、 D_2 。当收入水平低于 D_1 时，并且假设人们没有政府补助或者信贷消费的情况下，人们会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以满足“温饱需求”。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有任何的储蓄行为，即 $Y \in [0, D_1]$ 时， $APC=1$ ，消费者

³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的消费行为可由下图所示的 OB 线段描述。在收入 $Y \in [D1, D2]$ 时, 人们能够满足温饱需求, 但是不能完全满足改善性需求, 人们几乎会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改善性需要, 换句话说, 边际储蓄率和平均储蓄率接近于 1。这意味着在大萧条前夕, 收入不高的美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储蓄, 整个消费的量局限于其收入水平, 消费行为可由下图所示的 BD 线段描述。当 $Y \in [D2, +\infty]$ 时, 人们在满足了“温饱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之后, 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储蓄。在“边际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 虽然消费支出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但边消费增加额小于收入增加额。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由图 6 所示的 DG 线段描述, 整个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Y = \begin{cases} Y & (Y < D1) \\ Y & (D1 < Y < D2) \\ a + b(Y - D1 - D2) & (Y > D2) \end{cases}$$

图 5 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函数



3. 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逻辑关系分析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我们将经济中的全体居民划分为两类群体: 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假设: 1、高收入群里的总收入为 Y_h , 其平均消费倾向为 c_h ($0 < c_h < 1$)。同理, 低收入群里的总收入为 Y_l , 其平均消费倾向为 c_l ($0 < c_l < 1$); 2、根据边际消费递减规律, 高收入群里的平均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 即 $c_h < c_l$; 3、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 Y , 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 c , 且设高收入群体占总收入的比例为 a 。我们很轻易的得到社会居民总消费关系式:

$$C = c_h Y_h + c_l Y_l \quad (1)$$

又因为: $Y_h = Y - Y_l$ 及 $Y_h = aY$ ($0 < a < 100\%$)

代入 (1) 式可以得出:

$$C = [ac_h + (1-a)c_l]Y \quad (2)$$

进一步地:

$$c = ac_h + (1-a)c_l \quad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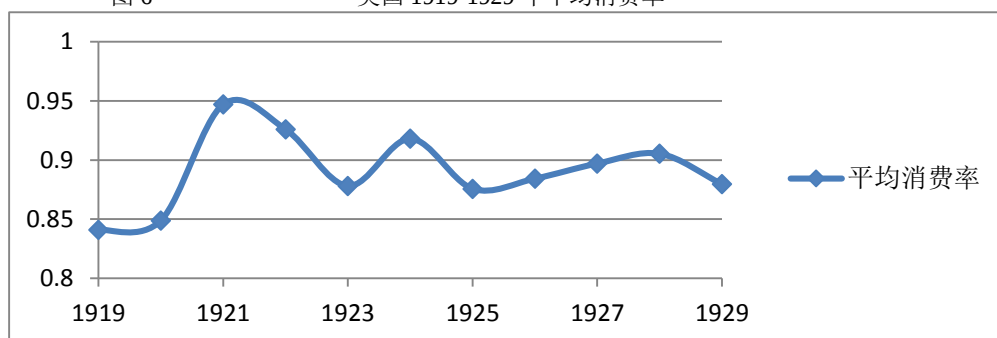
由于 $c_h < c_l$, 而 c 是关于 a 的递减函数, 于是, 在总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c 随着 a 的变大而变小。换言之, c 随着收入差距的变大而变小。

现在考虑大萧条前夕的具体情况。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为 1, 且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高收入者的比重越来越高。则修正后的平均消费函数为:

$$c = a(c_h - 1) + 1$$

亦即随着 a 的增加, 平均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年复一年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消化巨大的储蓄。理论上讲, 美国大萧条前夕的储蓄率应该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但是实际情况与其相反。美国大萧条前期国民消费率不仅没有下降, 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见图 7。

图 6 美国 1919-1929 年平均消费率



数据来源: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economic/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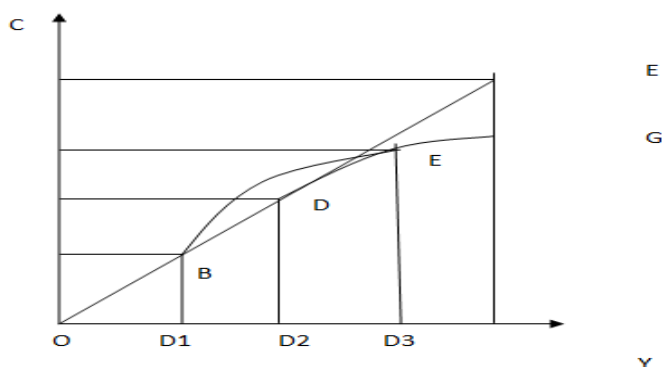
三、消费信贷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掩盖作用分析

1. 消费信贷存在条件下对消费函数的修正

信贷消费的实质是把未来的收入提前用于消费。在提前消费未来的收入时, 消费者凭借其信用借入一笔款项用于现在的消费, 然后在未来的某一时间间隔均匀地或者非均匀的偿还这笔款项。我们可以判断信贷阶层最主要集中在“一般贫困阶层”和“富人阶层”。“严重贫困户”完全没有储蓄的空间, 所以没有信贷消费的基础。“富豪阶层”即能满足“改善性需求”, 也能满足“奢侈性需求”, 完全不会考虑信贷消费。而“一般贫困户”存在挤压消费来获取信贷的空间, 从未达到所谓的“美国标准”生活方式。而“富人阶层”也可以通过信贷消费获得“奢侈品需要”的状态。

假设某一典型消费者在收入为 Y_1 时点, 信贷消费为 C_1 , 以后按某一时刻按利率 i ($0 < i < 1$) 偿还款项。很显然, 能够取得信贷的前提是某人必须除了能够满足生存的需要, 也即前文所指的“温饱需求”后还有剩余储蓄的空间, 用数学表达式表达为 $Y_t > D_1$, 假设还款利率为 i , 则 $Y_t > D_1 + iC_1$ 。就是说, 人们在某一时刻收入为 Y_t , 且信贷消费 C_t , 其当期收入 Y_t 必须能够支持“温饱需求”支出和当期应偿还的本息。如果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 贷款者不会轻易贷款给借款者。

图 7 有消费信贷条件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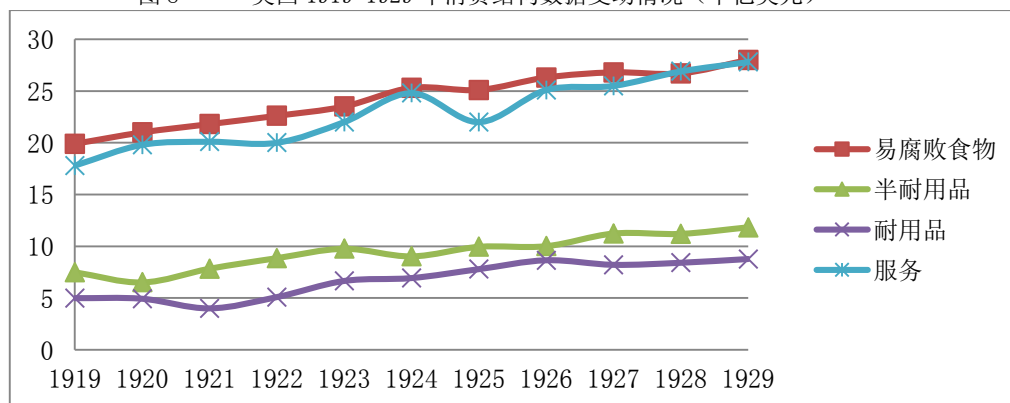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分析, 在有消费信贷条件下, 由于消费信贷的刺激, 消费者消费支出增加。在 $D_1 < Y < D_2$ 时, 消费曲线不再是 BD 和 DE , 而变成了 BE 弧线。这说明, 在有信贷消费的情况, 明显会增加即期的消费额, 短期的消费会出现明显的增加。

2. 美国消费社会的出现和信贷对消费的推动

根据陈志武的推测,美国经济增长由生产驱动到消费驱动的模式发生在1880年至1920年之间。美国在经历了100年的工业革命后,人们的收入已经增加不少,消费需求自然会上升。那个时候,规模化的工业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开动机器就能生产很多东西,很多产品,工业产能开始过剩,到了“你要多少,我就能生产多少”的地步,于是,生产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消费需求才是瓶颈,这和现在的中国经济有类似的地方。这一研究结论和我们(刘巍、陈昭,2010)所做的“1919年美国实现了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经济态势的转变”基本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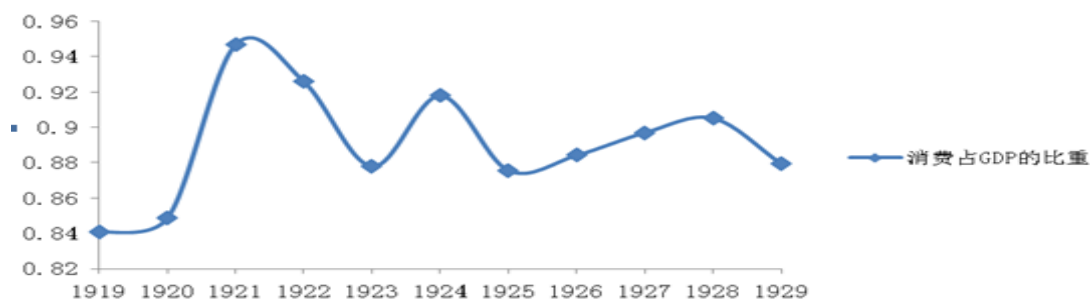
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随着收入越高,整个储蓄率会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消化巨大的储蓄。在没有新的经济热点出现的情况下,投资缺口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萧条,但是事实却与凯恩斯理论不太一致。从1919-1929年之间,美国的消费总额出现了强劲的增长。美国经济研究局的统计数据表明(见图9),1919~1929年间,美国人的消费总量从50.2亿美元增加到76.4亿美元,其中,服务消费、耐用品消费、半耐用消费和非耐用消费在此期间分别增长了56.18%、75.9%、57.73%和40.7%。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84%上升到88%。消费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见图10。

图8 美国1919-1929年消费结构数据变动情况(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图9 美国1919-1929消费占GDP比重的趋势线



数据来源: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

美国贫富差距大,且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经济增长——应该是相当艰难的。但是,美国靠分期付款或者按揭贷款暂时解决(或者说推迟)了这一重大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私人汽车。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每辆车的价格为1500美元左右,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私人汽车主要是有钱人的消费品。虽然后来福特公司推出售价仅850美元的简易型T型车,但其价格还是高于一般美国家庭的年收入。靠现金购买只能是满足“富裕阶层”和“富豪阶层”。“贫困阶层”完全没有办法购买。1913年,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在旧金山成立,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信贷,买车者只需要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款。这个行业此后发展迅速。信贷制度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汽车消费以信贷消费的形式发生。在1923年销售的350万辆汽车中,65%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详见表3。在汽车的带动下,1920年以后信贷消费的形

式被推广到收音机、洗衣机、珠宝、服装等商品中。截止 1927 年的美国人消费中，75% 的汽车，80% 的留声机、75% 的洗衣机、65% 的吸尘器以及 25% 的珠宝等都是以信贷消费形式购买的。

表 3 美国信贷购车数据

年份	当年购车家庭百分比	信贷购车家庭百分比	信贷购车占新车购买量百分比
1919	8.6	4.9	65
1920	9.7	5.4	62
1921	7.4	4.3	64
1922	11.3	6.6	64
1923	17	10.3	65
1924	16.5	10.3	70
1925	19.4	12.7	68
1926	18.8	12.2	64
1927	16	9.8	58
1928	19.7	11.8	58
1929	24.2	15.2	61
1930	17.4	11	61
1931	13.4	8.2	63
1932	8.2	4.1	55
1933	7.3	4.2	57
1934	9.6	5.4	54
1935	11.3	6.9	58
1936	15.4	9.2	61
1937	15.1	8.9	57
1938	9.5	5.4	52
1939	11.3	6.8	54

资料来源：Olney M L. Avoiding default: The role of credit in the consumption collapse of 1930[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319-335.

1919 年-1929 年信贷消费的出现拉动了美国消费的增长，消费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的增长。消费信贷的出现“藏匿”了供需平衡的矛盾，凯恩斯的难题有了暂时解决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一战中大规模扩大的生产能力在战后初期（1920~1921 年）造成了供需失衡，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机制的作用，很快把美国带出了衰退。

3. 消费信贷锐减、外需骤降与大萧条

众所周知，信用是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即期，从而扩大即期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条件下保持一定消费规模，可以调节供需平衡矛盾。但是，过度依赖信贷消费则风险极大，一旦信贷消费额大幅减少，总需求就会陡然下降，总产出遭受沉重打击。消费信贷机制发挥作用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商业银行体系正常运转，第二，信贷双方均对未来有足够的信心。

1929 年，胡佛政府就任伊始，试图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浪潮，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这一政策非常“奏效”：股市暴跌、银行危机、信用萎缩，实体经济从次年开始逐波下行。从 1930 年起，美国商业银行接连倒闭（见表 4），没有倒闭的银行纷纷自保，“惜贷”现象严重。人们指责那些不愿贷款的银行家们“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寄生虫”（拉斯·特维德，2008）。但是，大萧条已经开始，银行家们“惜贷”寻求安全是理性选择，指责无济于事。银行倒闭浪潮在时刻提醒着还“健在”的银行的经理人员，不可贸然放款。于是，商业银行存款直到 1933 年方见谷底，到 1934 年才有像样的环比回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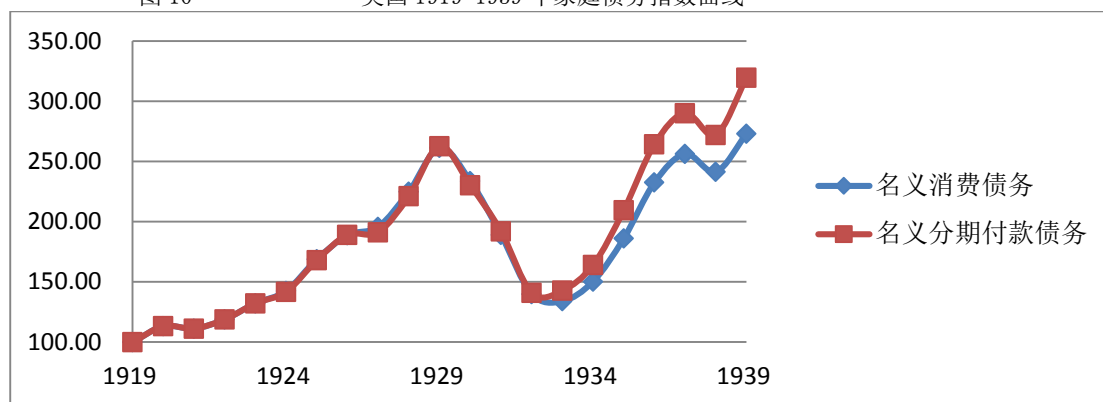
表 4 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银行状况

年份	银行总数	破产银行数	破产率（%）	坏账率（%）
1930	22172	1350	3.48	1.40
1931	19375	2293	7.62	2.87
1932	17802	1453	3.64	1.73
1933	14440	4000	20.2	7.84

资料来源：陆晔颖：《经济衰退的历史答案：1920 年代美国经济的多维研究与启示》，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169 页。

商业银行体系不能正常运转，授信方“惜贷”，两个必要条件的消失，导致消费信贷锐减。于是，1929~1933年美国家庭债务指数急速单边下降，直至罗斯福政府整顿了商业银行体系，银行重新正常营业，该项指标始见上升，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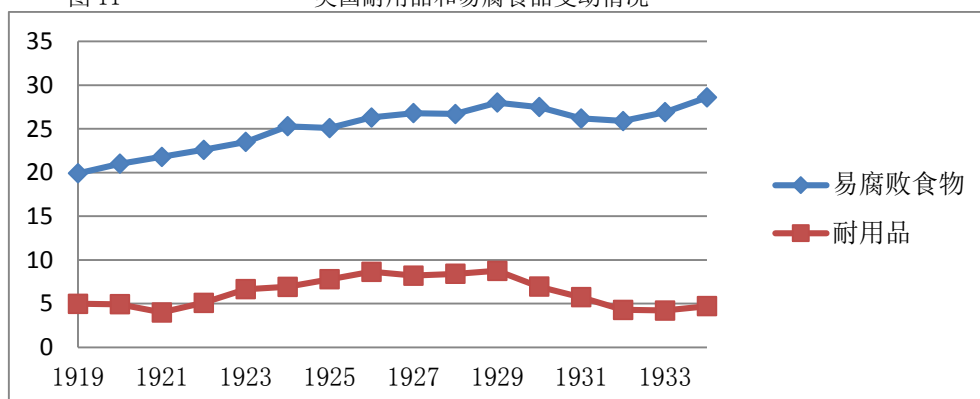
图10 美国1919-1939年家庭债务指数曲线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economic/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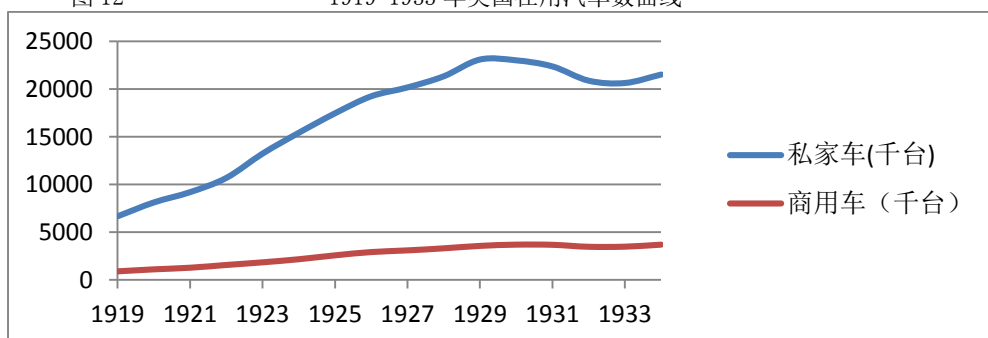
当信贷消费下降时，消费支出也出现了大幅减少。其中，耐用消费品也出现了大幅下降，而易腐败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见图12。耐用品方面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汽车了，通过查看美国汽车销售量，我们发现，美国家用私家车的数量在1929年达到了巅峰，但是1929年之后数量出现了急剧下降，见图13。

图11 美国耐用品和易腐食品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economic/contents/>

图12 1919-1933年美国在用汽车数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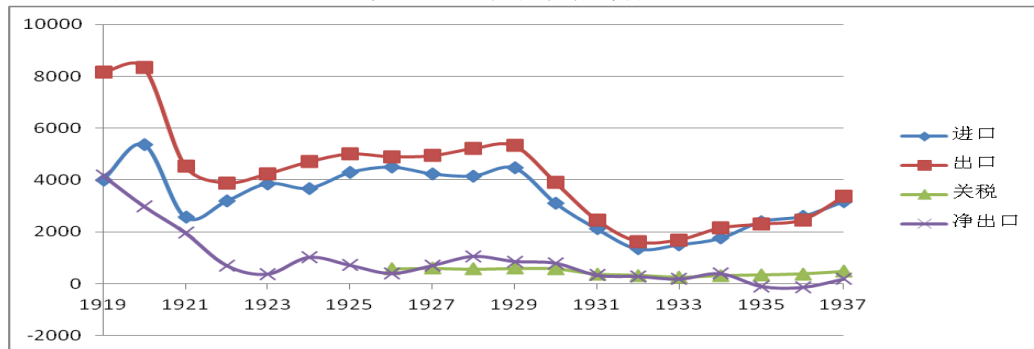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二版，2002年，599-600页

当信贷消费不在时,美国有效需求出现了严重不足,美国的经济很快陷入了恶性循环,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衰退,进而演化成了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同时,外需衰退对美国经济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美国颁布了《1930年关税法案》。该法的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但是却招来了贸易伙伴的报复行为。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14.5亿美元;出口尤为严重,从51.6亿美元下降到了16.5亿美元。这使得本来就内需不足的美国雪上加霜,见图14。根据马里奥·克鲁格西(Mario Crucini)和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的估计,《斯穆特-霍利夫关税法》使得美国GDP减少了2%。⁴

图 13 美国进出口关键数据趋势图



数据来源: 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二版,2002年,816-817页

五、 结论

总结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是美国大萧条的本质性起点,是大萧条的病根。美国在1919~1929年间虽然得到了狂飙式的发展,但是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收入的大部分被占比很少的一部分人所获得,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显著递减的。基本徘徊在温饱水平以下的家庭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60%以上,即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于1(或大于1)也购买不了多少商品。分配不公无法保证供需平衡,必然造成物品供应的过剩。供给的过剩并不意味着这些生产盈余不需要,而是大都数人想买却买不起。也就是说当机械化的流水线生产出大量商品投放在市场上时,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这些产品。从逻辑角度分析,接下来必然会导致厂家减产,投资减少,消费和投资都会出现不足的现象,整个经济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产能闲置。

2. 消费信贷药方用好了治病,用不好要命。数据表明1919~1929年美国的有效需求是高度增长的,逻辑与现实有很大的反差。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增长动力源于当时日益盛行的信贷消费。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间的距离的扩大被分期付款时间错位的需求所掩盖,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方面。但是,在金融要素的支持下,不断透支的需求尽管延迟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未解决,繁荣或衰退的命运反而系于更容易出事、波及面更广的金融部门了。在总供给的物质属性与总需求对路的条件下,若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则无信贷支持的消费率也较高,总需求基本可以拉动总供给,未必对消费信贷过分依赖,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小。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消费需求对消费信贷依赖越重,总需求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就越重,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就越大。

3. 经济下行是具有惯性的,各企业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市场联系,某些市场主体因债务问题(欠人或人欠)而倒闭必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交替倒闭。因此,当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当慎用。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刚刚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胡佛政府没有宏观调控经验,不太清楚货币政策与总需求、总需求与总供

⁴ Crucini M J, Kahn J. Tariffs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y: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8(3): 427-467.

给之间的利害关系，鲁莽行事，已铸成大错。时至今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股市飙升就一定是经济泡沫，虽然经济泡沫往往表现于资产价格飙升，但逆命题未必成立。

4. 一国发生经济危机时，若采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限制进口以提升内需，必然遭受严厉的报复，出口举步维艰，致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

参考文献：

1.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 2008 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 年。
2. 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3. 曹家和：《大萧条：起因何在》，《经济学家》1998 年第 5 期。
4. 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5. 恩格尔曼、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6. 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7.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 2005 年。
8.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中信出版社 2008 年。
10. 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11. 陆寒寅：《再议金本位制和 30 年代大危机：起因、扩散和复苏》，《复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12.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13. 休斯：《美国经济史（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4. Bernanke B S.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J]. 1983.
15. Romer C D. The nation in depressio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19-39.
15. Temin P.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M]. New York: Norton, 1976.
16. Crucini M J, Kahn J. Tariffs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y: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8(3): 427-467.
17. Stuart Chase, Prosperity Fact or Myth, Charles Boni Paper Books 1929.

作者简介：

1. 刘巍，男，1960 年出生，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货币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史。

电话：13929525214，020-9318081

邮箱：ssxx1975@mail.gdufs.edu.cn, 13929525214@139.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WTO 与广东经贸研究中心

邮编：510420

2. 李杰，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Email: lijie208@126.com。

地址：广州番禺大学城 13 栋 208 宿舍

分家析产、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 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浙南乡村的实证分析

李楠 甄茂生*

摘要：本文利用浙江南部松阳县石仓村阙氏族谱及分家契约文书，对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分家制度的作用下，出生次序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出生次序每滞后1个单位，生育子女数量平均减少0.3人。其原因在于分家析产制度在分家前后财产产权属性的变化对处于不同婚育周期的儿子产生不同的激励。出生次序越靠前的儿子，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利用分家前大家庭的财富养育自己的儿女，从而有多生育子女的倾向；而出生次序靠后，特别是分家时还未到婚育年龄的子女，则不能利用大家庭财富养育子女，因而受到的分家后经济约束进而抑制自身生育水平。本文不仅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同时首次从分家角度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机制。

关键词：分家析产，出生次序，生育行为

自从Malthus (1798)《人口学原理》这本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人口问题便成为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书中对西方世界“抑制性”生育模式与非西方世界“现实性”生育模式的区分作为马尔萨斯理论遗产，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⁵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是否也存在西方世界“抑制性”生育模式一直在历史人口学家中产生广泛的争论。

首先18世纪以来人口从1700年初的1.6亿迅速增加到1800年的3.5亿，然后又增加到1950年将近6亿人 (Lee and Wang, 1999; 曹树基, 2002)，而且其间便随着诸如太平天国战争⁶、“丁戊”奇荒⁷等天灾人祸对人口进行“现实性”抑制。这些历史事实不仅证实了Malthus有关“现实性”抑制的主张，同时也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认同 (如Feuerwerk, 1990; Huang, 1990; Elvin, 1973等)。⁸然而，最近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利用微观人口数据进行中

*在本研究完成的过程中，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在石仓契约文书数据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⁵ Malthus (1798) 在其经典人口学著作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中，将人口生育模式分为两类。他认为一种是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的通过限制婚姻来控制人口的预防性抑制；另一种则是存在于非现代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 (如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以及中国、印度等) 人口无节制的增长，直到贫困、战争、瘟疫导致的死亡率上升才实现人口增长率降低的现实性抑制。自此，众多学者 (如Elvin, 1973; Huang, 1985; Feuerwerk, 1990; Ho, 1989; Perkins, 1984等) 纷纷将此作为19世纪后中国同西方大分流的重要解释依据。

⁶ 太平天国战争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武装运动。战争始于1850年末至1851年初，后于1853年定都金陵 (今南京)。太平天国战争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造成直接或间接人口损失至少超过5000万人。更多有关太平天国战争资料参见崔之清 (2002)。

⁷ 丁戊奇荒是指清代光绪元年 (1875年) 至四年 (1878年) 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因为1877年为中国农历纪年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受灾人口1.08亿，造成900至13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更多信息参见何汉威 (1980)、Edgerton-Tarpley (2008)。

⁸ 如Feuerwerk (1990) 认为19世纪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导致中国人地关系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导致了后来被Huang (1990) 和Elvin (1973) 所认为的“内卷化发展”和“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产生。这也是近

国人口学研究学者的挑战(如 Lavelly and Wong, 1992; Lee and Campbell, 1997; Lee and Wang, 1999; Zhao, 1998; 侯杨方, 1998 等)。其中 Lee and Campbell (1997)、Lee and Wang (1999) 利用清皇室玉蝶、辽宁省道义屯旗人户口册以及刘翠溶(1992)、彭希哲等(1996)、侯杨方(1998)等利用族谱数据重新讨论了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变化,发现来自家庭内部的抑制作用要远远大于外部的抑制作用,而且并未发现有显著地人口增长。特别是 Lee and Wang (1999) 认为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的支配下,中国家庭通过溺婴等其他避孕手段成功的降低了婚内生育率,从而在 18 世纪实现了人口转型。而且最近 Shuie (2013)通过安徽桐城族谱数据发现在 13 世纪至 19 世纪中国人口生育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期人口数量与质量相互替代的人口转换现象。⁹以上这些形成了对传统 Malthus 关于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认识的一种挑战。

为何会出现近代中国家庭人口规模下降,从而对 Malthus 人口生育模式假说形成挑战? 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其中原因:一是家庭内部生育控制的结果。如 Lee and Wang (1999) 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不仅存在避孕和人工流产等这些人为控制生育的事实,也存在大量溺婴(特别是女婴)的证据。¹⁰特别是这种溺女婴的行为也会通过改变社会年龄性别结构,进而对长期生育结果产生影响。二是宗族组织对家庭规模的影响。Lee and Wang (1999)认为清代以来之所以有较低的人口生育率,宗族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宗族的家长不仅对所有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可以决定家族成员的婚姻、生育甚至死亡。¹¹尽管以上解释可以为近代中国出现较低生育率提供解释,但这未必是全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生育行为、财产分割有密切关联的分家制度也会对生育行为本身产生影响呢? 本文将从中国传统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出发,讨论诸子均分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就财产继承制度来说,东西方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财产继承方式。在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英国)由长子继承家庭财产成为主要的财产继承制度,即长子继承制;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则以诸子均分作为财产继承制度,即在父亲死后,家庭财产在所有儿子中平均分配。¹²这种类似外生财富冲击的人为分家行为将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儿子生育行为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对于分家前处于婚育的儿子来说,由于没有分家,大家庭的财富共同使用,家庭财富产权不清会产生类似搭便车的行为。因此,其生育行为受财富约束较少,养育子女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庭负担,进而有多生育的倾向。而对于那些分家前未处于婚育年龄的儿子来说,分家不仅使大家庭的财富产权明晰,而且其初始经济条件被改变,严格的经济约束对其生育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抑制生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仍未有相关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提供实证证据。

为揭示传统社会分家析产继承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不仅以 Becker (1960) 生育行为模型和集体家庭模型为基础对分家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刻画,同时采用浙江省松阳县石仓《阙氏宗族》以及与之配套的分家文书进行实证检验提供实证证据。通过对不同代际家庭儿子出生次序与其相应生育水平分析发现,随着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减少 0.3 人。即使采用更加微观直接的分家书进行考察时,该结论依然稳健。而且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表明分家所带来的财富冲击虽然对生育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并非始终存在,只有当家庭财富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分家对生育的影响才较为突出。

代中国发展滞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而爆发于 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和灾荒正是这种人口压力的结果。由此以上论述进一步支持了 Malthus 观点的正确。

⁹通过微观族谱数据,Carol Shuie 发现在中国并不存在 Malthusian 人口效应,高收入的家庭期望要更少的孩子,并且为这些孩子(特别是男孩)提供更多的教育,从而出现了与西方工业革命后近似的生育“数量与质量”相互替代的生育模式转换。

¹⁰这些发现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研究的支持,如李伯重(2004)有关从宋到清代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的研究等。

¹¹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宗族组织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宗族通常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统一居住在某地,形成大的聚落。因为是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聚落,故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一个姓氏。在不同地区宗族的力量表现也有所不同,通常宗族功能不仅体现在民间借贷、生产等经济方面,而且在婚姻、生育选择等社会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Freedman, 1965; 郑振满, 2009)。

¹²诸子均分并非最开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财产继承方式。在宗法制度占支配地位的奴隶社会(如夏、商、周)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当时主要的财产继承方式,但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秦以后),为了增加赋税、促进农业生产,历代统治者鼓励农户进行分家析产。由此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成为主要的财产继承方式(更多细节参加本文第二部分)。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文不仅为现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的讨论（如 Wolf, 2001; Zhao, 1998; 曹树基、陈意新, 2002）提供相应的微观实证证据，而且通过对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控制的新机制。¹³二是本文进一步丰富了现有分家问题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弥补了现有研究（如 Freedman, 1965, 1970, 1979; Wakefield, 1998; 郑振满, 1984, 1988, 2009 等）仅讨论分家的原因、时点、形式、财产如何分割以及其对社会流动影响等的不足。而且据我们所知，本文也是截至目前第一篇考察分家制度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三是本文的讨论也与 Becker (1960)、Jones, et al. (2010)、Lovenheim and Mumford (2013) 等有关财富与生育行为的讨论有关。分家析产本身是对大家庭财富的分割，对每一个分家者而言则是财富冲击。因此，财富初始条件的改变必将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而这正是财富与生育行为讨论的核心内容。最后，对分家问题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目前有关道德、文化、制度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文献（如 Greif and Tabellini, 2010, 2012; Tabellini, 2010），而且也加深了人们对于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本文的组织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的历史起源、发展以及潜在的对财富、生育行为的影响被介绍；在第三部分，基于分家财富冲击下的生育行为模型对本文假说进一步说明；在第四部分，则侧重对本研究主要数据来源《阚氏宗谱》以及阚氏家族保留下来的分家文书进行介绍和给出基于人口学、统计学的统计描述；在本文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我们将逐步探讨分家制度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并给出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二、制度背景：中国历史上的分家制度与实践

（一）从“长子继承”到“诸子均分”

分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家庭制度，主要内容是由两个以上已婚或成年兄弟分割继承父亲财产的行为（王跃生, 2002）。但与西方封建社会财产继承制度不同的是，在中国采用“诸子均分”的方式作为分割继承父亲财产的形式。然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并非外生于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内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长子继承”到“诸子均分”的演变过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产权出现之前，起源于夏代（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的宗法制度在财产继承中占有支配地位。此时，中国同西方一样，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Hsu, 1965; 白寿彝, 2004）。¹⁴而分家制度的产生则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财产继承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分家制度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¹⁵。为了增强秦国的国力、增加人口、鼓励耕战，在经济上商鞅鼓励平民分家去开垦更多的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和国家税收。首先是颁布法令，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¹⁶，然后又进一步要求成年男子必须和父亲分家，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¹⁷此后，这一针对家庭组织的制度对秦国的国力加强起到了重要的积极效果，秦国于公元前 221 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王朝。

¹³ Wolf (2001)以及曹树基、陈意新 (2002)通过大量的微观和宏观数据证明中国不存在婚内生育控制行为；而 Zhao(1998)则通过近代同 1982 年人口数据比较发现人为传统中国存在有意识的生育控制。

¹⁴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制度核心的社会等级和继承制度。该制度确立于夏朝（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发展于商朝（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完备于西周（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771 年）。在宗法制度中，宗族分为大宗（嫡长子）和小宗（非嫡长子）。只有大宗享有特权，其目的在于保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财产不至分散或削弱，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维护统治阶级的持续（Hsu, 1965; 白寿彝, 2004）。对宗法制度更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见《礼记》中的相关内容，如《礼记·丧服四制》、《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等。

¹⁵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次政治经济改革运动。主要是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前 356 年在秦国针对社会等级制度、农业生产发展、军事等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通过这次改革使秦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发展，军事实力得到加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关改革更多内容参见《商君书》以及《史记·商君列传》。

¹⁶《史记·商君列传》。

¹⁷同上。

另一个对于分家与财产继承制度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汉代（公元前 202 至公元 220）。虽然分家制度最先开始于商鞅变法，但是并没有触及整个封建社会贵族财产继承问题。直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57 至公元前 87），分家传统才被确立起来。之所以在汉初会继续推行分家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其原因主要出于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的考虑。汉初，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 256 至公元前 195 年）最初确立了分封制，将自己的同姓子孙及亲信分封为诸侯。但后来这些分封诸侯势力逐渐强大，最后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局面。特别是在公元前 154 年，七个最强大的诸侯王发动叛乱，导致“七王之乱”的产生。¹⁸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在汉景帝（公元前 188 至公元前 141 年）平定七国之乱后，于公元前 127 年颁发“推恩令”¹⁹。该法令明确规定“诸侯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²⁰，要求诸侯王将封地分成几份分配给所有子孙（Goodrich, 1959; 班固，1962）。以上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针对平民和贵族制定的分家制度约束。

尽管在战国时期的秦和汉代先后对平民和贵族确立了分家的法制基础，但并没有对分家的具体形式给予较多的限制和要求。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子均分”的分家形式还没有确立。唐代（公元 618 至公元 907 年）是确立“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度的关键时期，而且为如何分割财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唐律疏议》²¹中，对分家的基本原则做了规定。不仅明确了兄弟均分家产的原则，而且对一些具体情况也进行说明。如兄弟中若有人已去世，由其子孙继承；如果没有子嗣，由遗孀继承属于丈夫的那部分家产；兄弟中尚未婚配的获得额外的财产以支付婚嫁费用；妻子的嫁妆不参与丈夫和他兄弟们的分家等。在随后的朝代中，乃至民国时期，虽然与分家有关的法律条文有所变化，但上述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并始终得到国家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保护（Wakefield, 1998）。

（二）分家的过程：分家的原因？分家的时间？如何分家？

虽然国家法律和民俗乡约都对分家制度以及如何分家进行了规定，但在分家原因、何时分家、如何分家等方面却有所不同。

关于分家的原因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由分家的外部原因与分家的内部原因构成（Freedman, 1979; Wakefield, 1998; Wolf, 1972; 王跃生, 2002; 郑振满, 2009）。其中外部原因主要包括税收压力、战争、匪患等。如前文指出的秦代分家是政府为了增加税收、鼓励生育强迫农户进行财产分割。此外，近代中国社会不稳定，经常面对匪患和战争的威胁，如果进行分家会有分散风险的效果。而导致分家的内部原因则在于家庭内部矛盾。这种家庭矛盾主要体现在兄弟之间、婆媳之间以及妯娌之间因为大家庭生产、生活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上。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因此选择分家。

在了解分家的具体原因后，我们进一步介绍何时分家。现有文献认为分家时间有三种情况（Wakefield, 1998）。一是兄弟之间的分家，主要是几个兄弟组成一个家庭，当一个兄弟要单独生活的时候，进行分家。二是当父母一方死亡或者双方都在世时候的分家。三是父母离世时候的分家。虽然三种分家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均存在，但是出现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在 Wakefield（1998）搜集中国六个省份的分家文书中，兄弟分家比重仅占全样本的 5%，而父母在世时分家样本比重为 60%，在父母去世后分家的比重为 34%。²²由此可见，多数分家时间选择是在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样本占全样本的比重 90% 以上。

最后对分家的具体过程及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一般情况，当成年儿子提出分家要求并得到父亲同意或父亲决定分家的情况下，分家可以进行。分家的内容主要涉及财产分割以及未过世父母的养老问题等。分配的原则一般是将所有财富在兄弟之间一次性按股均分。土地、房屋、牲畜、车辆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均是分配的对象。但考虑到某些财产的不可分割性，比如房屋、土地质量的差异等，一般采取财产质量优劣混搭的分配原则。因此，“诸子均分”

¹⁸七王之乱又称“七王之乱”，叛乱发生在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三年）。当时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中央削减他们的权力，兴兵反叛。最后由窦婴、周亚夫所平定。更多内容参见《汉书》。

¹⁹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一项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仅能将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变为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其政策目的在于分化和削弱大诸侯国势力的效果，巩固维护中央统治。参见《汉书》。

²⁰《史记·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司马迁，1999）。

²¹《唐律疏议》又称《律疏》，编定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次年颁行。这不仅是唐代最具权威的法典，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²²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福建、河北、山东、台湾、浙江。

并不表现为财富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而是数量与质量上的平衡(王跃生,2002)。最重要的是在分家时在族人的证明下,书写法律凭证,即分家契约文书²³。分家书上的内容包括分家原因、财产数量、父母养赡、分配原则以及分家时每一股的具体财产内容及数量等。此外分家书上还包括宗族内部见证人以及分家各兄弟的签字画押。该契约文书的作用是针对此次分家在法律和宗族内提供足够的约束效力。

(三) 分家制度与生育选择

分家是建立在对大家庭财富按照可以继承财富儿子的数量进行分割继承的。因此,分家作为财富冲击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儿子来说,其生育行为将会受到影响。而且近期一系列关于家庭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Lovenheim and Mumford, 2013)。²⁴对于处于分家前已经婚育的儿子来说,由于没有分家,大家庭的财富大家共同使用,财富产权不清会对这些已处于生育期内的儿子产生类似于搭便车的行为。因此,他们受到的经济约束较少,养育子女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庭负担,故有多生育子女的倾向。而对于那些分家前尚未进入婚育年龄的儿子来说,分家将会让家庭财富产权明晰,而且重新设置财富可以改变其初始经济条件。面对严格且比大家庭财富小的多的经济约束,这些未进入婚育年龄的儿子进而会对自身生育行为进行调整,可能抑制生育。

鉴于分家制度对生育行为存在潜在的影响,本文将要考察的假说为:分家制度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儿子生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出生次序越靠后,越容易受到分家带来的较强经济约束和不利的初始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分家时年龄越小的儿子利用大家庭经济资源生育子女的机会越短,从而导致上述的出生次序与生育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另一方面,分家本身是通过财富对生育起作用,如果大家族财富足够多,那么分家对生育影响不会显著,只有当家庭总财富减少一定规模的时候,这种效应越突出。

三、理论模型:分家析产与生育行为

为了进一步对本文假说进行梳理,我们通过构建生育行为模型(Becker et. al, 1960)分析分家的影响。考虑仅有兄弟二人(A和B)的情形。由于我们考察的是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假定存在一个维持生存必须的消费水平 $\tilde{c}$,这也是马尔萨斯模型的常规假设(Galor and Weil, 2000)。在这个消费水平之上,每个人的偏好由如下的效用函数表示(Ashraf and Galor, 2011):

$$u(c_i, n_i) = c_i^{1-g} n_i^g, \quad i = A, B, \dots \quad (1)$$

其中, c 表示消费水平, n 表示生育水平。 n 进入效用函数与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相一致,也反映了父母在年老时依靠孩子赡养的现实。

接下来,我们分别考察分家和不分家两种情形下的生育水平。

情形一:如果兄弟二人在开始生育前就已经分家,各自独立生活,都将面临如下的预算约束:

$$c_i + r n_i \leq y_i; \dots \quad (2)$$

$$c_i \geq \tilde{c} \dots \quad (3)$$

其中, y_i 表示收入,消费的成本单位化1,抚养孩子的成本则由 r 表示。

最优化问题为:

$$\max_{n_i} (y - r n_i)^{1-g} n_i^g \dots \quad (4)$$

$$s.t. \quad y - r n_i \geq \tilde{c}; \dots \quad (5)$$

$$n_i \geq 0 \dots \quad (6)$$

最优的生育水平为:

²³分家契约文书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如分单、分关、遗嘱、阉书等。

²⁴ Lovenheim and Mumford (2013) 利用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数据,通过房地产市场冲击房价波动对生活在不同区域内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财富每增加10万元,将会导致16%到18%孩子的出生。由此为财富波动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提供较为扎实的实证证据。

$$n_i = \begin{cases} \gamma y_i / \rho & \text{if } y_i \geq \tilde{c} / (1 - \gamma), \\ (y_i - \tilde{c}) / \rho & \text{if } y_i \leq \tilde{c} / (1 - \gamma). \end{cases} \dots\dots (7)$$

情形二：如果一直没有分家，兄弟将一起劳作，并共同支配总的收入 Y 。这时不再存在单一的家庭偏好，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兄弟二人的生育行为。为此，我们采用集体家庭模型

（collective household model）的分析框架（Chiappori, 1992），不假定兄弟间特定的议价过程，只假定最优选择是帕累托有效解。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大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表述为：

$$\max_{n_A, n_B, c_A, c_B} q(c_A^{1-g} n_A^g) + (1-q)(c_B^{1-g} n_B^g) \dots\dots (8)$$

$$s.t. \ a(c_A + c_B) + r(n_A + n_B) \leq Y; \dots\dots (9)$$

$$c_i \geq \tilde{c} \dots\dots (10)$$

其中， $0 < a < 1$ 表示当共同生活时，部分消费为公共物品，从而总的消费支出于简单的加总 $c_A + c_B$ ； q 衡量兄弟二人的相对议价能力。

为简化分析，假定兄弟二人是同质的，拥有相同的议价能力，即 $q = 1/2$ ，上述问题的最优解为：

$$n_i = \begin{cases} \gamma Y / 2\rho = \gamma(Y/2 - y) / \rho + \gamma y / \rho & \text{if } Y \geq 2\alpha\tilde{c} / (1 - \gamma), \\ (Y - 2\alpha\tilde{c}) / 2\rho = [Y/2 - y + (1 - \alpha)\tilde{c}] / \rho + (y - \tilde{c}) / \rho & \text{if } Y \leq 2\alpha\tilde{c} / (1 - \gamma). \end{cases}$$

(11)

分家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诸子均分。由于农业生产呈不变或递增的规模报酬（许庆，2011），分家前的总收入 Y 应等于甚至高于分家后兄弟的收入之和²⁵。比较式（7）和式（11），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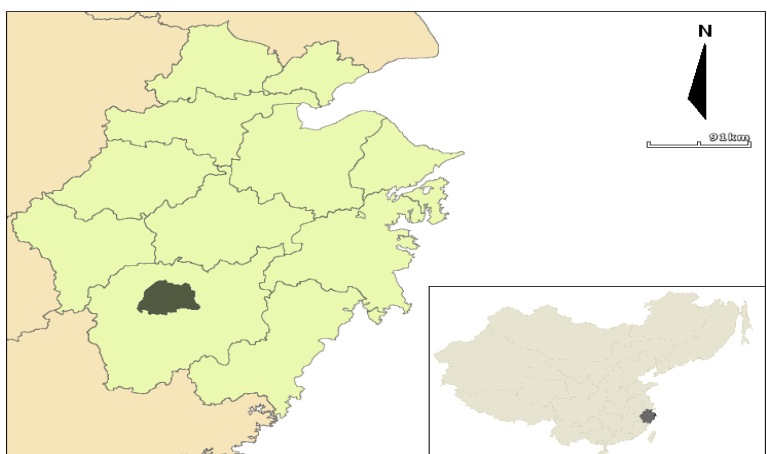
当 $Y \geq 2\alpha\tilde{c} / (1 - \gamma)$ ，即收入水平较高， $\tilde{c}$ 不足以构成约束时，分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只来自分家后收入水平的降低 $y \leq Y/2$ ，影响有限；而当 $Y \leq 2\alpha\tilde{c} / (1 - \gamma)$ ，不仅收入水平的降低，分家后不再有公共物品的消费（ $0 < a < 1$ ）也会抑制生育行为，从而分家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较大。

四、数据来源：浙江石仓阙氏族谱及分家文书

为了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微观人口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采用位于浙江省丽水县石仓源阙氏族谱及分家文书作为主要样本来源（样本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²⁵我们之所以选择石仓阙氏族谱及分家书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阙氏族谱时间长，覆盖从清初一直到现代所有家族人口信息；二是阙氏家族规模巨大，族谱上人口累计近5000余人；三是该数据是目前唯一一套保存完整，可以使分家书同族谱相对应的系统化数据。

²⁵ 石仓又名“石仓源”，位于浙江省松阳县南部山区，与云和县接壤。属于乡一级行政建制，由九个行政村组成，共有6146人（参见松阳县地名编委会编，1986：《松阳地名志》）。

图 1: 石仓阙氏定居地地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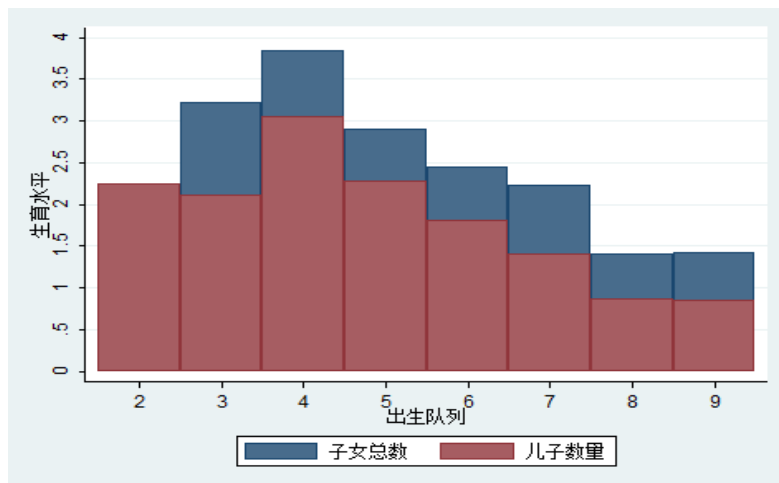
说明：石仓位于今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具体位置见上图标注。

根据《阙氏宗谱》记载，阙氏祖先明代初年便经常往返于福建上杭与石仓地区。但直到清代前期，阙氏族人才正式定居于此。经过多年繁衍和迁移，目前石仓源阙氏家族共有十八支，我们这里主要分析阙盛宗和阙盛祖两个支系。根据 1995 年第五次修订的《阙氏宗谱》共整理出阙盛宗与阙盛祖两支从康熙九年（1670）年到 1996，共记录总人口 5357 人（男性 3151 人，女性 2206 人）。而且在女性人口中，原配占 87%，另外 13% 为继室或续娶，这表明阙氏家族婚姻严格按照一夫一妻制（车群、曹树基，2011）。这为我们后续对人口的分析消除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夫多妻制所带来的困扰。

由于阙氏族谱中部分人口记录信息存在缺失（如死亡年份、出生年月等）以及考虑到生育周期的完整性问题，本文主要选取了从 1691 年至 1925 年 1624 个家庭作为观测对象。主要样本统计描述在表 1 面板 A 给出。表 1 面板 1 显示了从样本中得到的基本统计信息。在获得的 1624 个观测家庭中，户均子女数量为 2.1 个。其中户均男孩 1.3 人，女孩 0.7 人，平均存活时间 51.8 岁。此外，从不同代际（图 2A）和出生队列（图 2B）的生育水平来看，生育水平从第二代到第四代逐步提高，而此后生育水平逐渐下降；而图 2B 出生队列的变化虽然与代际变化不同，但趋势基本相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既与中国传统社会清代中期人口生育高峰相吻合，同时也与阙氏家族经济状况相一致（如车群、曹树基，2011；侯杨方，1998；彭希哲、侯杨方，1996）。²⁶这也进一步证明本文所采用的样本具有江南地区人口的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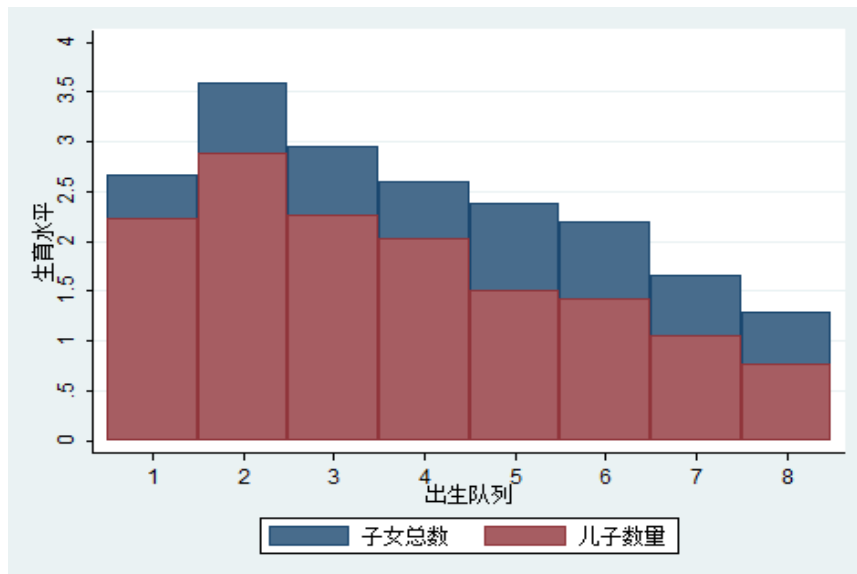
²⁶阙盛宗支早先一直经营冶铁业为生活主要来源家资殷实，在 1820 年道光萧条和近代开埠洋铁冲击后，冶铁业由盛转衰，经营困难（参见曹树基，蒋勤，2010；曹树基，2011）。

图 2: 阙氏家族平均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A. 阙氏家族代际平均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说明：本图根据族谱数据绘制，纵轴为每个代际的平均生育水平，横轴为家族代际。



B. 阙氏家族出生队列平均生育水平

说明：本图根据族谱数据绘制。纵轴为 1691 年—1925 年每个出生队列的平均生育水平，横轴为出生队列。

尽管阙氏族谱提供了长时段阙氏宗族人口变化情况，但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族谱不能反映分家的具体时间信息，只能提供家庭规模和反映生育行为；二是族谱没有分家时各家庭的财产收入情况。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详细的数据考察分家信息。这里采用从阙氏家族保留的 34 本分家书中整理出来的家庭的人口信息作为我们研究分家对生育影响的直接数据来源。这些分家书不仅记录了分家的整个过程，而且也提供了确切分家时间、财产分割状况、分家时父母以及孩子的相关人口信息等。相关统计描述在表 1 面板 B 给出。从表 1 面板 B 给出的统计描述可知，在样本中平均剩余子女数量为 4 人，其中平均生育儿子 2.9 人，女儿为 1.02 人。而平均分家年龄为 33 岁，父亲去世年龄 29.9 岁，从中可以看到父亲去世时间基本同分家时间相同。这些基本同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历史记录相一致，因此我们的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 1: 样本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样本容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	----	----	-----	-----

面板 A: 族谱

生育子女数	1624	2.111	2.210	0	11
儿子	1624	1.395	1.616	0	7
女儿	1624	0.716	0.980	0	6
在父亲去世时的年龄	1616	26.385	15.160	1	68
死亡年龄	1621	51.850	16.113	3	95
出生年份	1624			1691	1925

面板 B: 分家文书

生育子女数	80	4.013	1.754	0	7
儿子	80	2.988	1.488	0	6
女儿	80	1.025	0.871	0	4
分家获得土地	80	50.602	65.062	1.500	314.157
分家年龄	80	33.150	11.633	9	62
在父亲去世时的年龄	71	29.930	15.962	1	66
死亡年龄	80	59.563	14.652	25	87
出生年份	80			1691	1910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省松阳县石仓《阙家宗谱》阙盛宗支及其分家文书资料整理得出。

五、分家与生育行为的实证策略与结果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分家行为对家庭生育的影响，用来反映家庭人口变化的微观数据是必要的。但是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分家数据，因此这里只能采用出生次序同家庭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近似考察分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出生次序同分家有高度相关关系，出生次序越靠后，越受到分家所带来的财富冲击，进而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将识别出生次序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fertility_{ijt} = \alpha + \beta_1 birth_order_{ijt} + \beta_2 X_{ijt} + \varepsilon_{ijt} \dots \quad (1)$$

其中， $fertility_{ijt}$ 为在时期 t ，第 i 家庭中第 j 个儿子生育子女的数量； $birth_order_{ijt}$ 为 t 时期 i 家庭中第 j 个儿子在兄弟间的出生次序； X 为一组与生育水平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男性户主的存活时间、家庭特征（如是否有功名）²⁷以及代际的固定效应等； $\alpha, \beta, \varepsilon$ 分别为待估计系数和随机扰动项。在此模型中核心考察是 β_1 的系数，如果分家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那么意味着随着出生次序的逐渐增大，生育规模逐渐减小，系数 β_1 应该显著小于 0。

（二）实证结果

通过采用《阙氏宗谱》中 1691 至 1925 年的人口记录，回归结果在表 2 给出。表 2 前两列分别给出了被观测农户生育子女数量与该农户在大家庭中的出生次序的回归结果。第一列回归结果表明，农户的出生次序同自身生育水平有显著地负向相关关系。回归系数表明随着被观测农户在大家庭中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减少 0.145 人。但该结果可能受

²⁷在阙氏族谱中对部分族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行记录，如国学生、太学生或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等。因此在这里我们会有以上功名的人记录为 1，否则为 0，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

潜在的缺失变量的影响,从而导致估计系数包含潜在估计偏差的存在。一种可能是虽然出生次序相同的两个人,但是各自的家庭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估计偏差的产生。另一种可能是不同出生年份或者代际以及观察对象存活时间长短也是导致生育行为有显著差异的原因。因此,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被观测农户的家庭及代际固定效应以及存活时间等。我们希望通过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可以避免估计结果受潜在由缺失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表2第二列中给出。新的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估计系数从-0.145变化到-0.293,这表明第一列估计结果的确受到潜在缺失变量的影响,但从新的回归结果来看依然显著为负,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此外,为了进一步明确我们的估计结果,在表2的最后两列我们给出了不同出生次序虚拟变量(参照组为长子)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其中在表2第三列给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从回归系数上看不同出生次序的农户同大家庭长子相比有更少的生育水平,即使该估计结果在接下来第四列控制住观测对象生存时间、家庭特征同代际固定效应后依然统计显著。而且我们发现随着出生次序的不断增加,其与长子的生育水平差异越大。如模型4所示,家庭内部长子的生育水平最高,第二子生育水平比长子少0.357个子女,而接下来第三子和第四子则分别比长子少生育0.699和0.923个子女,相应的第五子及以上的生育水平将更少,与长子相差1.136人。

表2: 家族出生次序与生育行为

被解释变量	生育子女数			
	(1)	(2)	(3)	(4)
<u>解释变量</u>				
出生次序	-0.145*** (0.048)	-0.293** (0.116)		
第二子			-0.189 (0.127)	-0.357** (0.180)
第三子			-0.362*** (0.153)	-0.699** (0.277)
第四子			-0.499*** (0.188)	-0.923** (0.373)
第五子及以上			-0.443* (0.251)	-1.136 ** (0.490)
<u>控制变量</u>				
生存时间 (单位: 年)		0.055*** (0.004)		0.055*** (0.004)
家庭及代际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2.421*** (0.114)	-0.94 (1.430)	2.300*** (0.083)	-1.020 (1.382)
观测值	1624	1621	1621	1621
F-统计量	1.91	1.69	1.70	1.68
调整后的 R-squared	0.000	0.028	0.000	0.018

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育水平; 2、模型1和模型2解释变量为农户在上一代大家庭的出生次序; 3、模型3和模型4解释变量为农户出生次序的虚拟变量, 对照组为长子; 3、模型2和模型4均控制家庭特征(包括男性户主的生存时间、社会身份(是否有功名))及代际、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三) 稳健性检验

尽管以上采用族谱数据对分家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进行了讨论,但提供的证据并非直接证据而是间接证据。因此,在表3我们利用从阙盛宗支搜集来的34份分家书获得的158个家庭观察值进一步分析。首先利用分家书中参与分家人物的信息采用方程(1)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前两列可以看到,通过小样本的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出生次序对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地负向相关关系。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减少0.17人。此外,通过不同出生次序虚拟变量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出生次序排在第五及以上的儿子与同家族长子相比有显著的生育差异。以上这些结果基本同表2相同,这也进一步证明我们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此外,为了给出分家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直接证据,在表3最后两列分别给出了分家对生育影响最大的两群观测对象生育行为的分析。首先,表3第3列给出了利用族谱得到的父亲去世时年龄小于25岁和父亲去世时年龄大于55岁两类人群组成的小样本回归结果。之所以选择这两组人群进行分析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小于25岁的人在分家时未能进入生育周期,而大于55岁的人已经结束生育周期;²⁸二是族谱中不能反映分家的具体时间,而按照中国传统一般分家最晚是在父亲去世后进行。因此我们选择以上两个人群进行分析,判断分家是否对他们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父亲去世时年龄小于25岁的人群生育水平显著小于当父亲去世时年龄大于55岁群体的生育水平。最后,为了给出更加直接的证据,利用具有明确分家时间的分家书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新的回归结果在表3最后一列给出。表3的最后一列也表明,分家时年龄小于25岁的人群生育水平显著小于分家时年龄大于55岁的人群。此时估计系数为-0.893,这表明分家时年龄小于25岁的人群比分家时年龄大于55岁的人群生育水平显著少0.89人。新的通过分家书直接证据更加进一步证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农户生育水平有显著地影响。

表3: 分家析产与生育行为

被解释变量	生育子女数量			
	(1)	(2)	(3)	(4)
<u>解释变量</u>				
出生次序	-0.174*			
	(0.087)			
第二子 (是=1)		0.131		
		(0.428)		
第三子 (是=1)		-0.016		
		(0.542)		
第四子 (是=1)		-0.015		
		(0.443)		
第五子及以上 (是=1)		-1.054*		
		(0.549)		
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25岁 (是=1)			-0.806**	-0.893**
			(0.317)	(0.259)
<u>控制变量</u>				
生存时间 (单位: 年)	0.015	0.015	0.045***	0.062**
	(0.009)	(0.011)	(0.004)	(0.024)
家庭特征及代际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461	3.959	-0.338	2.053

²⁸ 之所以选择25岁以下和55岁以上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现有历史人口学文献表明第一个孩子出生父亲的年龄下限为25岁,而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父亲的年龄上限为55岁(参见,侯杨方,1998);二是阙氏族谱的直接人口统计分析表明,第一个孩子出生父亲的下限年龄为25岁,而末子出生父亲的年龄为56岁(附表2)。

	(2.807)	(3.028)	(0.989)	(1.415)
观测值	154	154	898	50
F-统计量	3.84	3.53	15.90	14.71
调整后的 R-squared	0.022	0.031	0.239	0.513

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育水平; 2、模型 1 解释变量为农户在上一代大家庭的出生次序; 3、模型 2 解释变量为农户出生次序的虚拟变量, 对照组为长子; 3、模型 3 和 4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 如果是=1; 4、模型 1-4 均控制家庭特征 (包括男性户主的生存时间、社会身份 (是否有功名)) 及代际、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六、分家对生育的影响是制度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在以上的讨论中, 我们通过浙江石仓《阙氏宗谱》以及保留的分家书对分家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无论从间接的出生次序还是从不同年龄组别人群进行识别, 分家制度的确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对于分家时已经结束生育周期的人来说要比未进入生育周期的人有更多的生育倾向, 而后者则有减少生育的动机。但是该发现背后的机制为何? 是分家制度本身, 还是分家导致财产分割进而改变不同家庭的预算约束的结果呢?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对分家制度对生育行为影响的机制进行考察。

分家本身是对上一代大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而对于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人来说分家前后财产分割将改变其初始收入条件。因此我们认为, 分家制度本身并非对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而是财产分割时财产的多少直接改变人们的初始经济状况, 进而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为证明这一机制, 我们首先将直接体现分家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分家时大于 55 岁和小于 25 岁两个观测群体放入模型中, 考察分家对生育的影响; 接下来在将分家时获得的初始收入水平放入模型中, 考察收入对生育的影响; 然后再将两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中进行考察, 以便观察哪个因素是决定生育水平的最根本因素。新的回归结果在表 4 中给出。

表 4 第一列给出了分家时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组别对生育的回归。我们发现年龄小于 25 岁的组群具有更小的生育水平。该回归结果表明分家的确对处于不同生育水平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二列, 我们将分家时获得的财富水平放入模型中, 结果发现呈现显著地正向相关关系。分家时财富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育水平将增加 1.22 人。这一结果表明财富的确对生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生育水平。在接下来的第三列, 我们将不同年龄组别同分家时获得的财富水平同时放入模型中, 结果发现只有财产系数显著为正。尽管不同年龄组别虚拟变量系数依然为负, 但统计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分家是通过财富进而对生育水平产生影响。进而揭示我们对于分家与生育行为机制的假设。此外, 我们进一步考察分家与财富对生育行为的联合效应。在表 4 第四列, 不同年龄组别的虚拟变量 (小于 25 岁=1) 与分家时获得财产数量的交互项被放入模型中。估计结果显示尽管可能分家时年龄处于 25 岁的人受到潜在的经济初始条件不利影响, 但是如果可以分到的财产每增加一个单位, 将可以弥补其同分家年龄超过 55 岁人群 1.68 个人的生育水平差异。这一发现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分家本质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财富分割进而实现的, 而且也为 Becker, et. al (1960)、Jones, et al. (2010)、Lovenheim and Mumford (2013) 等有关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的讨论提供了相应微观实证证据。

表 4: 分家析产、财富约束与生育行为

被解释变量	生育子女数量			
	(1)	(2)	(3)	(4)
解释变量				
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 (是=1)	-0.893** (0.259)		-0.198 (0.358)	-3.209 (2.183)

分家时获得财产数量（单位：担）	1.228** (0.460)	1.285** (0.511)	0.939 (0.684)
分家时年龄（<25）× 获得财富数量			1.687* (0.767)
<u>控制变量</u>			
家庭特征及代际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2.053 (1.415)	8.565** (3.303)	9.095* (4.082)
观测值	50	43	43
F-统计量	14.71	10.22	8.61
调整后的 R-squared	0.513	0.141	0.143
	0.281		

说明：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育水平；2、模型 1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3、模型 2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获得财产数量；4、模型 3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以及分家时获得的财产数量；5、模型 4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分家时获得的财产数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6、模型 1-4 均控制家庭特征（包括男性户主的生存时间、社会身份（是否有功名）及代际、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七、结论

已存续两千多年的分家行为作为一项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制度历来备受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现有文献虽对分家的原因、时点、规则，分家与国家、地方、宗族的关系等等问题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但较少关注分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浙江石仓阙氏族谱及其保存的分家文书对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兄弟间的生育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这一差异跟兄弟之间出生次序相关，即出生越晚生育水平越低。而这一差异部分可以利用分家制度进行解释。分家本身是对上一代大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而分家时间的差异可以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人分家前后初始收入条件产生影响。分家前处于婚育周期的人更容易利用大家庭财富的便利养育更多的子女；而分家后还未处于生育周期的人不但没有享受大家庭提供公共物品的便利而且其财富约束更加清晰，因此有少生育子女的倾向。而且通过对分家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分家制度本身并非对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而是财产分割时财产的改变直接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不仅为现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的讨论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证据，而且通过我们对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解释传统中国社会人口控制的新机制。进一步为财富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的讨论提供了实证证据。最后，通过对分家问题的研究也就目前有关道德、文化、制度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文献进行丰富，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Ashraf, Q. and Galor Oded. 2011. "Dynamics and Stagnation in the Malthusian Epo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5): 2003-41
- [2] Becker, Gary S., James S. Duesenberry, and Bernard Okun.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9-240.
- [3] Chiappori P A. 1992. "Collective labor supply and welfa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3): 437.

[4] Chin, Ai-Li S. and Maurice Freedman, 1970.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Vol. 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 Cohen, Myron L., 1992. "Family Management and Family Divis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hina Quarterly*, 130: 357-377.

[6]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Feuerwerker, Albert. 1990.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aul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 Flinn, Midchal W., 1981. *The European Demographic System 1500-1800*, The Harvester Press.

[9] Forster, A. and Mark R. Rosenzweig, 2002. "Household Division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 839-869.

[10] Freedman, Maurice, and George William Skinner, eds, 1979.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Galor, O and Weil D N.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06-828.

[12] Goodrich, L. Carrington. 195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3r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3] Greif, Avner, and Guido Tabellini, 2010.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 : 135-140.

[14] Greif, Avner, and Guido Tabellini, 2012. "The Clan and the City: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Available at SSRN 2101460 .

[15] Harrell, Stevan., 1993. "Geography, Demography, and Family Composition in Three South-western Villages." Deborah Davis and Stevan Harrell eds.,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 Hsu, Cho-yun. 1965.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72-222 B.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Huang, Philip C.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Huang, Philip C,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Jones, Larry E., and Alice Schoonbroodt, 2001. "Complements versus Substitutes and Trends in Fertility Choice in Dynastic Model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1.3: 671-699.

[20] Kathryn Edgerton-Tarpley, 2008. *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1] Lavelly, W. and R. Bin Wong, 1992. "Family Division and Mobility in North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439-463.

[22] Lee, James Z. and Cameron D. Campbell., 1997.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Lee, James Z. and Wang Feng. 1999.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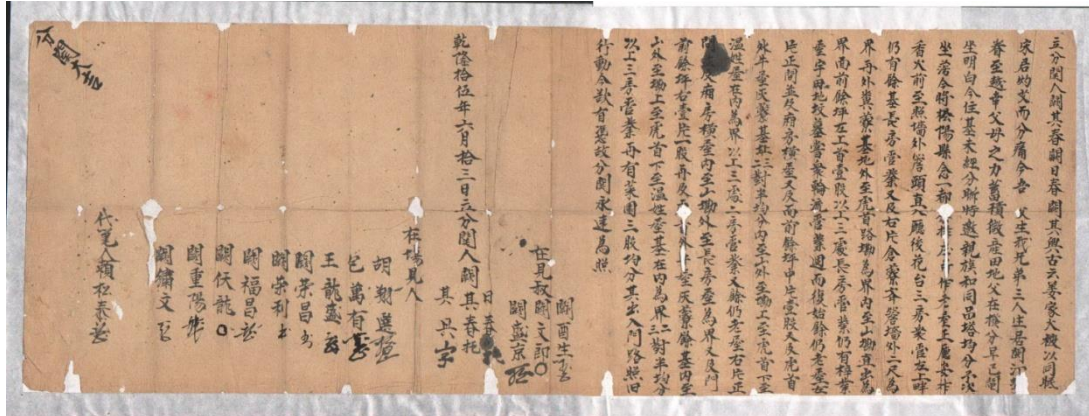
- [24] Lovenheim, Michael F., and Kevin J. Mumford., 2013. "Do Family Wealth Shocks Affect Fertility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 (2): 464-475.
- [25] Shiue, Carol H, 2013. "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 No. w1966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26] Tabellini, Guido, 2010.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4 : 677-716.
- [27] Malthus, Thomas,. 1933.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 [28] Maurice, Freedman., 1965.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 [29] Wakefield, David, 1998. *Fenjia: 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30]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1] Wolf P. Arthur, 2001. "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1:133-154.
- [32] Zhang, Guangyu, and Zhongwei Zhao, 2006. "Reexamining China's fertility puzzle: Data collection and qualit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2.2: 293-321.
- [33] Zhongwei Zhao, 1998. "Deliberate Birth Control Under a High-Fertility Regime: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China before 197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729-767.
- [34] Zheng, Zhenman, 2001. *Family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 translated by Michael Szonyi, with the assistance of Kenneth Dean and David Wakefie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35] 白寿彝, 2004. 《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 [36] 班固, 1962. 《汉书》, 中华书局。
- [37] 曹树基, 2011: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史林》(3): 100-114。
- [38] 曹树基、陈意新, 2002. "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 《历史研究》, (1): 41-54。
- [39] 曹树基, 蒋勤, 2010. "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81卷, 第4期。
- [40] 车群, 曹树基, 2011. "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 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 《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第42-53页。
- [41]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侯杨方, 1998. "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 《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第23-31页。
- [42] 侯杨方, 2000. 《中国人口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43] 刘翠溶, 1992. 《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变迁》, 台湾: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出版。
- [44] 彭希哲, 侯杨方, 1996. "1370~1900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第3期。
- [45] 司马迁, 1999.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 许庆, 尹荣梁, 章辉, 2011. "规模经济, 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经济研究》3: 59-71.
- [46] 王跃生, 2002. "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 《历史研究》, 第6期, 第44-55页。
- [47] 郑振满, 1984. "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3期, 第32-56页。

[48]郑振满, 1988. “明清福建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4期, 第67-74页。

[49]郑振满, 2009.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修订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附录:

附图 1: 中国传统社会典型分家书(或阄书、分单)



附表 1: 分出生队列生育子女数和性别比

出生队列	平均生育子女	样本数	妻子平均生育子女	样本数	生子数	生女数	子女性别比
1691-1724	2.750	4	2.200	5	11	0	
1725-1749	2.500	8	1.818	11	16	4	4.000
1750-1774	3.688	16	2.682	22	43	16	2.688
1775-1799	3.730	37	2.464	56	109	29	3.759
1800-1824	3.154	91	2.352	122	220	67	3.284
1825-1849	2.599	202	2.215	237	370	155	2.387
1850-1874	2.618	325	2.263	376	545	306	1.781
1875-1899	1.881	471	1.653	536	568	318	1.787
1900-1925	1.411	496	1.266	553	405	295	1.373
总计	2.107	1650	1.813	1918	2287	1190	1.922

说明: 第四列中的女子为对应出生队列中男子的妻子; 由于部分男性在妻子去世后会续弦, 所以男性样本数总是小于女性样本数。

附表 2: 分出生队列平均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

出生队列	生育长子时的年龄	妻子对应的年龄	生育末子时的年龄	妻子对应的年龄	样本	生育间隔
1691-1724	44	28.667	56.333	41.000	3	4.722
1725-1749	27.857	25.000	36.286	33.429	7	5.867
1750-1774	24.267	22.200	34.000	31.933	15	4.849
1775-1799	25.833	22.966	38.100	35.483	30	5.222
1800-1824	24.903	23.333	37.444	35.875	72	6.900

1825-1849	25.489	23.476	35.374	33.730	131	5.645
1850-1874	27.523	23.746	36.974	33.295	195	6.325
1875-1899	30.584	25.041	36.769	31.429	255	6.572
1900-1925	29.890	25.181	34.943	30.760	228	6.880
总计	28.395	24.317	36.382	32.582	935	6.329

说明：1650 个样本中有 620 人没有生育记录记载，另有 95 人只生了女儿，这里仅包含余下的 935 人。

作者简介：

- 1.李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副教授，Email: li.nan@mail.shufe.edu.cn;
- 2.甄茂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博士候选人，Email: maosheng.zhen@gmail.com.

美国的贸易逆差、经济增长与政府政策导向

张淑娟 欧阳秋珍

(中山大学·广州·51027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006)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美国近40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发现: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 并且两者负相关,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小于其他指标的贡献度。影响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 而政府政策导向是这一传导机制的起始点。美国经济政策通过作用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 间接对贸易赤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所谓的最市场化国家通过娴熟的宏观调控操作技巧掌控着美国经济的走势并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国家意志才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 贸易逆差; 经济增长; 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10)04-0032-06

自1971年美国贸易逆差额为-20.18亿美元开始, 除了1973和1975年有小幅度的贸易顺差外, 贸易逆差逐年扩大, 到了2006年达到-8823亿美元, 占当年美国GDP比重的6.68%。2007年逆差额略有下降, 为-7116亿美元, 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15%。37年间平均每年以近200亿美元的额度增加。伴随着贸易逆差的逐年扩大, 美国GDP也逐渐上升, 由1971年的11030亿美元, 增加到2007年的138112亿美元, 年递增额为3434.6亿美元, 相当于每年递增一个1952年的GDP额度。长期贸易逆差条件下的美国经济增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此期间一共发生了6次经济衰退。2007年以次债危机为标志, 美国经济再次步入衰退期, 这次衰退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可见, 近40年来, 长期贸易逆差和经济周期性波动共生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过程。长期贸易逆差伴随着长期增长过程, 这显而易见不符合众多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顺差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论断。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种违背经典贸易理论的事实? 是个别偶然现象还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 长期贸易逆差与长期增长共生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同时, 长期增长过程中的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两者的逻辑关系如何? 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评论

国内多数文献侧重于对美国贸易逆差形成原因的解释, 而不是分析它与经济增长共生性的关系与逻辑。对于探讨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主传导机制)以及长期贸易逆差条件下的长期增长的动力的文献, 还不曾见到。

姚枝仲^[1]分析认为美元贬值和升值不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唯一因素, 财政赤字间接影响贸易逆差。黄燕君、陈鑫云^[2]认为美国出现的私人投资、消费高潮与高额财政赤字是产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施建淮^[3]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1996~2004年经常项目逆差的基本情况, 认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 指望某一方单方面采取措施来解决美国经常项目巨大逆差是不切实际的, 而是需要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努力。刘建江^[4]分析了美国1992~2004年贸易逆差、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关系问题, 通过归纳已有

文献的分析结果总结了三者并存的合理性,指出贸易逆差在未来有潜在风险。萧琛、杨丽花^[5]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急剧扩大”和“新经济增长超长高速”二者长期并行不悖。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全球化”,可以提高“趋势劳动生产率”,可以配合美国的“国际宏观政策组合”,还可以与“外资流入”和“美元汇率走势”共同优化微观产业结构和保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同时,对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前景,认为“服务贸易顺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有可能在未来冲销“货物贸易逆差”。刘海云、吴强、杨波^[6]认为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引致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其巨额贸易逆差形成和扩大的主要原因。彭斯达、陈继勇、潘黎^[7]应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991~2005年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其对外贸易逆差扩大的Granger原因。美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缺口、经济结构升级、低利率、高新技术出口管制以及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速缓慢、谋求全球霸权等国内外因素对美国的影响具有双效性:一方面支撑了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加剧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邹玉娟^[8]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背后是大量廉价商品的涌入和大量廉价资本的流入,它们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并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弥补了美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刺激了消费需求,又使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李石凯^[9]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取代私人部门储蓄-投资缺口,成为其贸易逆差的主要解释变量,而造成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又是布什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因此,现在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政府实施美元贬值政策都无助于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上述文献表明: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即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相互影响,同时作用于贸易结构,进而产生贸易逆差并持续扩大。美国短期内的经济政策又加剧了贸易逆差的扩大。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经济体系的前向传导机制,因此得出上述结论。然而,我们认为这些只是经济发展过程的表象,这些原因都属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传递与反馈机制,而不是其内在的原因。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政策与引导的结果。

二、美国贸易逆差、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描述

1. 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统计描述

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GDP也在增长。从收入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总量上不但没有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对美国国内收入起到相反作用。美国GDP增加速度远远小于逆差增加的速度,因此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成波浪态势逐年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基本呈现单边上升走势,其中2004~2006年连续三年超过6%,2006年达到最高为6.68%。美国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如图2所示。

图1 美国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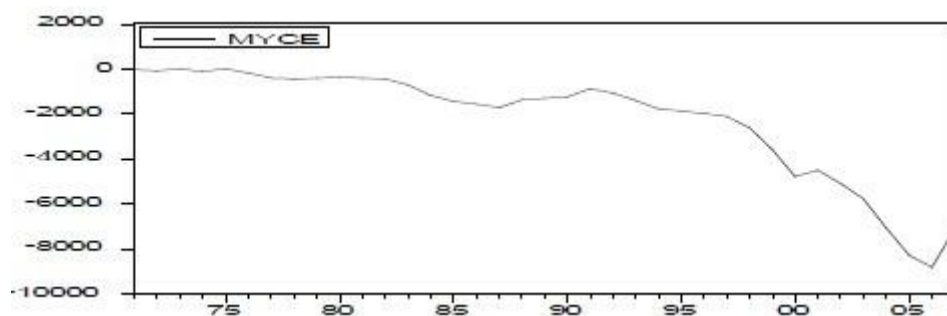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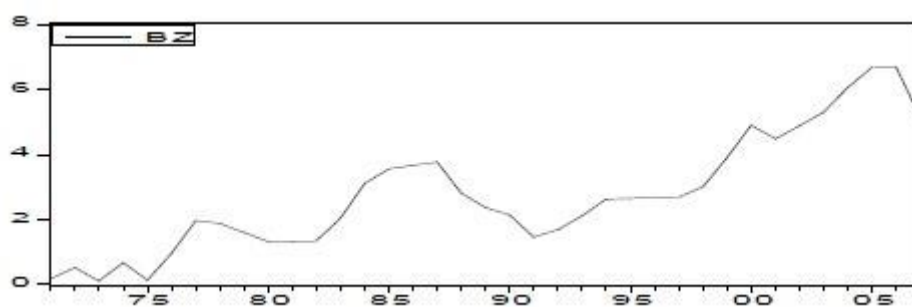


图2 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



2.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统计描述

美国经济在增长的同时, 伴随有周期性经济波动。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 1973 年 11 月到 1975 年 5 月, 美国工业生产持续下降了 18 个月, 下降 15.3%, 失业率达到 9.1%, 消费物价上升了 7.4%, 出现滞胀现象。第二次经济衰退是从 1980 年 1 月到 1980 年 7 月, 是几次经济衰退中时间最短的, 由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第三次经济衰退从 1981 年 7 月到 1982 年 11 月, 历时 16 个月, 工业生产下降了 11.8%。第四次经济衰退从 1990 年 7 月到 1991 年 3 月底, 1990 年全年通胀率为 6.1%。在进入这次经济衰退之前,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上升, 实行了紧缩银根的所谓“软着陆”政策, 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没有奏效。2001 年 11 月 26 日,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 美国经济于 2001 年 3 月陷入衰退, 这是美国第五次经济衰退,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3 月, 历时 12 个月, 导致世界经济同步衰退和全世界股市下跌。2007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 则是第六次经济衰退, 这次衰退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大致平均每 7 年一次的经济衰退一直伴随着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 美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发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上述波动的区别在于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对经济的破坏强度不同。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如图 3 所示。

美国经济在增长 - 衰退周期性波动过程中, 失业率也呈现波动性变化, 而且在经济增长率达到谷底的时候, 失业率此时达到高峰, 每次周期性经济波动, 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有这种波峰波谷的伴随关系。失业率走势如图 4 所示。

图 3 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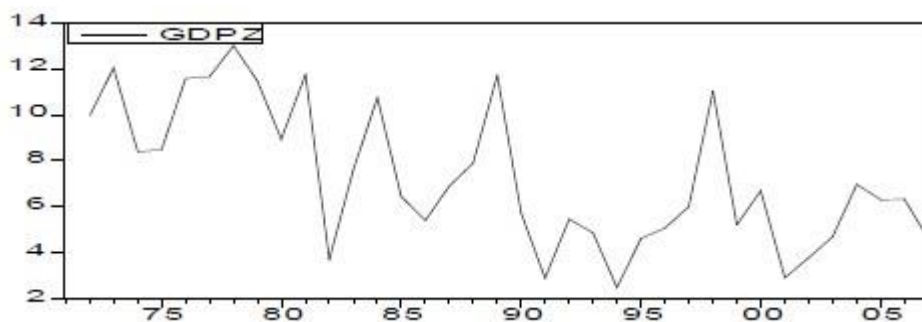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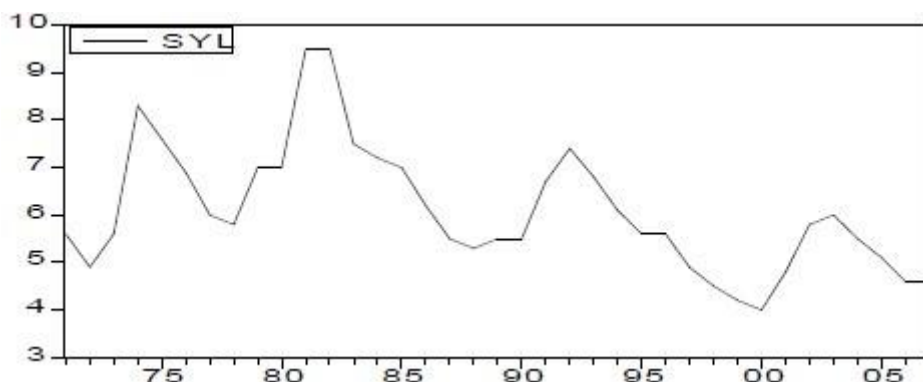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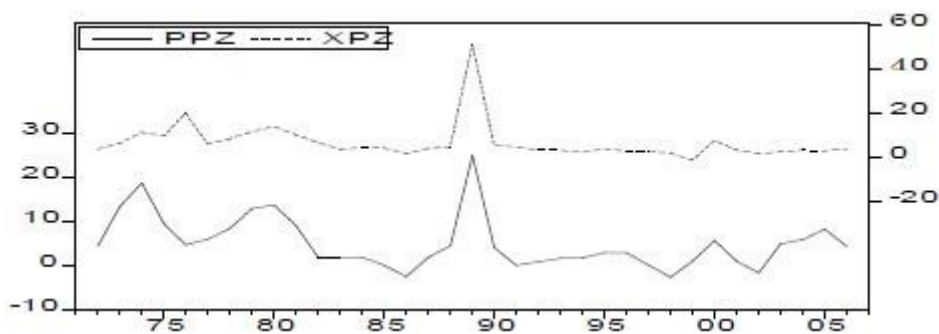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失业率的变动趋势



除此之外，美国的批发物价指数（PP）和消费物价指数（XP）也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规律变动。其中，GDP 和 PP 的相关系数为 0.95，GDP 与 XP 的相关系数为 0.97。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时期，批发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增幅较快；70 年代末期、80 年代末期、90 年代末期，这两个指数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 80 年代末期物价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其它时期。物价指数上升速度明显的这几个时期伴随着美国几次经济衰退，从时间上来看，经济衰退的起始时间和物价指数快速上升后的时间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物价指数的持续快速上升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信号和超前标志。批发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率的变化趋势如图 5 所示。

图 5 美国批发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率



3. 贸易逆差、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波动三者关系的统计描述

当发生经济衰退时,由于通货膨胀、失业等原因造成国家实际GDP下降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居民需求下降,直接影响进口,使贸易逆差得以扭转,美国在经济危机时也如此。从图1、图2和图3可知,1973年经济衰退开始时的GDP为43414亿美元,到1975年下降到43112亿美元。美国1974年逆差55.1亿美元,其余两年都是顺差。在第二次经济衰退的1980年时,1979年美国按可比价计算的GDP为51735亿美元,1980年GDP为51617亿美元,实际GDP下降0.2%。同时1979~1980年进口减少,贸易逆差也下降了7.5%。第三次经济衰退为1981~1982年,1981年GDP为52917亿美元,1982年GDP下降为51892亿美元,1982年的贸易逆差虽然增加了84.7亿美元,但是增幅明显低于正常年份。在1990~1991年第四次经济衰退期间,1990年GDP和贸易逆差分别为71125亿美元、1110.4亿美元,1991分别下降为71005亿美元和769.4亿美元。美国第五次经济衰退从2001~2002年,这次GDP增长放缓,贸易逆差减少。2007年开始的第六次经济衰退,美国贸易逆差同样减小,由于投资、消费等活动引起的GDP仍然增长,但是也受到经济危机的明显影响,这次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是一个未知数。

三、美国政策导向与贸易逆差、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关系

文献综述表明,黄燕君、陈鑫云^[2];邹玉娟^[8]等文献认为私人消费、投资的高涨以及政府财政赤字是导致贸易逆差的原因,其它文献总结的观点也大致相同。如果上述逻辑分析无误,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私人消费、投资以及财政赤字的高涨呢?即:?
→美国私人消费、投资以及财政赤字的高涨→贸易赤字与经济增长,这个传导过程的起始点是什么呢?消费、投资和财政赤字影响贸易赤字与经济增长,同时反过来也成立。他们之间相互影响,这是市场运行的法则。在市场之外,国家政策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使上述传导过程朝既定的目标运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国家采取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在萧条时期,国家采取政策促进经济繁荣。因此,在研究上面传导过程的起点时我们需要以美国政策导向为出发点,进而研究其对私人消费、投资和财政赤字的影响,最后分析消费、投资和财政赤字与贸易和经济的关系。

1. 美国政策导向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1990年前,美国人收入的80%用于消费,10%用于支付贷款,剩余的资金作为储蓄,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拉动为1.51%,高于净出口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除了1991年外,一直为正。2006年,美国人收入的90%用于消费,13%用于偿付贷款,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借款才能维持生活。这一年,也是美国贸易逆差最高峰的年度,逆差达到8382.7亿美元。

在1994年到2007年的14年间,美国实际消费需求的趋势增长率按实值计算,每年高达3.5%。2007年的消费推高至当年GDP的72%,创下历史纪录。近15年来,每年的实际消费增长平均接近4%,而随着消费者开始重建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并削减债务负担,消费需求将出现历时多年的下滑现已成为可能。

美国消费倾向偏高除了历史的原因和个人偏好以及个人收入高以外,还与政府的政策导向有一定的关系。

美国人今天花明天的钱,股票、证券、房屋等等所有可以拿来抵押的东西都可以贷款,相对的,美国人也从不回避缴税,美国人也不奉行父债子偿,美国的金融体系和保险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保障都比较完善,如果一个人到死都没有还清负债,那么他所抵押的一切就会被拿来拍卖,不足的由保险公司或遗产继承人承担,这就是美国的消费模式。

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在美国申请信用卡极其简单,有时候根本不用申请,各种预先批准的信用卡就会塞满信箱,消费者只要打一个十几秒钟的电话激活信用卡就可以使用了。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会为未还清购房贷款的消费者提供“房屋净值贷款”,即以房屋净

值为抵押的个人贷款，其利率远低于信用卡贷款利率，并且办理非常容易，美国人常用这个贷款装修房屋、购买大件消费品、旅游支出甚至支付子女学费。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人可以轻易地获得远超过实际需要的贷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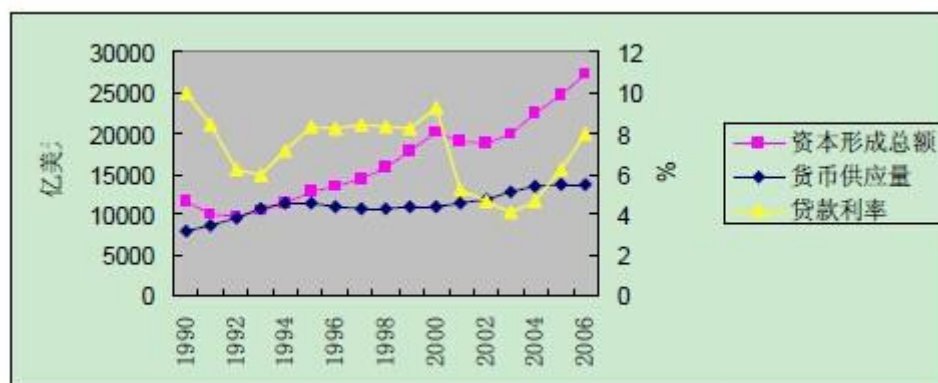
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是依靠亚洲、拉美、东欧等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所支撑的。这些被美国捆绑在世界经济产业链条最下端的国家，经济多依靠出口拉动，其中大部分产品输往美国，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美国贸易逆差逐年递增。

2. 美国政策导向对投资的影响

在1990年时，美国的资本形成率为20%，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为-0.69%，而消费支出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都为正，分别为1.51%和1.01%。从1992年开始，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拉动开始为正且持续到现在，消费支出对GDP增长拉动除1991年外一直为正，而进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在1997年后为负值。可见，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大部分来自消费和投资，长期贸易逆差和经济增长并存并不奇怪。2005年美国的上市公司数为5743家，上市公司总值占GDP比重为136.9%，同期日本为3279家和104.5%，中国为1387家和34.8%，法国为664家和80.4%，德国为648家和43.7%，可见，投资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贷款利率和货币供给来影响投资。我们用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投资（I），货币供给是指广义的货币供给（M2），我们得到美国的贷款利率（r）、货币供给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见图6。从图可以看出，由于政策因素，美国的货币供给和贷款利率之间变化的趋势基本相反，I与r变化的方向当年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时滞效应，滞后一年的I与M1同向变化，与r反向变化。政策调整对经济的作用是存在时滞的。1990年7月美国经济第四次衰退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降低贷款利率。1991年贷款利率是8.46%，下降了1.55%，货币供应量增加了484亿美元，由于经济的影响1992年投资减少373亿美元，但是1993年贷款利率继续下降到6%，投资增加到10452亿美元，货币供给增加到10785亿美元。美国经济于2001年第五次经济衰退时，贷款利率由上一年的5.2%下降到4.7%，下降了约4%，货币供给也由上一年的11403亿美元增加到11962亿美元，投资由上一年的19040.5亿美元下降到18845.3亿美元，下降了347亿美元，但下年增加到19838.96亿美元。足以见美国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

图6 美国资本形成总额、货币供应量和年平均贷款利率



3. 美国政策导向对财政赤字的影响

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由于过度需求和物价高涨，此时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轻或消除通货膨胀，所以政府支出应减少；相反，经济衰退时应该

增加增幅支出。在美国1970~2007年6次经济衰退时期,美国的政府支出都是增加的。1970~1973年平均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为7.9%,1974~1975年经济危机时政府支出的平均增长率增加到16.4%,1980~1982年危机时政府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14.1%,2006~2007年增长率接近40%,而整个时间段1970~2007年政府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为8.4%。1993年到2001年3月,克林顿政府充分吸收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将推动技术革新、削减财政赤字和促进经济增长作为其财政政策的核心,通过调整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数量和结构来推动技术进步、增加就业和有效需求,从而实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克林顿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制定了旨在全面改善教育系统和教育环境的“目标2000”计划,为了配合“目标2000”计划,立法授权联邦财政对各教育阶段增加开支;针对就业和再就业,政府实施《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授权各级财政帮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学生合理选择出路。同时,他削减军事研发开支,增加民用研发开支。据有关统计,军用研发开支从1991年的424亿美元降到1999年的384亿美元,而民用研发开支则从272亿美元上升到323亿美元^[10]。还实施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减税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法案中,即《1993年综合预算调整法案》和《1997年税负减轻法案》,1998年美国财政出现29年以来首次盈余,达到692亿美元^[10],到克林顿离任的时候,美国联邦财政盈余已高达2364亿美元^[11]。

4. 美国政策导向通过作用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对贸易赤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

1981年7月经济危机开始后,1982年底里根政府颁布赤字财政政策,大规模削减税收和联邦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前四年财政赤字累计额高达5999亿美元,比1946~1980年美国历届政府的二十七个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总和还多545亿美元。减税后增加的个人收入涌向消费、增加了需求,1983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为5.7%,远高于上一期的1.4%,投资没有显著变化,贸易赤字为671亿美元,超过上一期约1倍,GDP增长率为8.7%,比上一期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因此,1982年底美国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需求增加推动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颁布了《1993年综合预算调整法案》和《1997年税负减轻法案》,实施对中产阶级减税而对富裕阶层增税的财政政策,降低中产阶级税负既有益于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又有利于形成储蓄。1993~2000年,美国的消费基本保持在85%,投资以7.5%的速度增长,政府支出每年增长5.2%,虽然贸易逆差以每年22%的速率增长,但是GDP仍以5.4%的速度增长。

2001年3月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时,布什政府向全国推出了“减税法案”和“增加就业法案”。2002年3月,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布什政府提出的“创造就业与工人援助法”,这是继美国1983年、1991年税制改革和减税以来,又一次税改行动。两法案的出台,是以减税为主要措施,辅助以增加失业救济。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扣除标准,都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减缓消费债务,增加民众消费能力,鼓励企业主投资,鼓励个人消费,用短期行为来刺激经济,以期达到经济的复苏^[12]。2002年虽然贸易逆差增加了554.4亿美元,但是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了1889亿美元,政府支出增加2793亿美元,投资增加124.75亿美元,最后GDP增长了3416.5亿美元。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针对经济形势采取不同政策,来影响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从而影响贸易逆差和经济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1971~2007年间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性波动具有以下规律和启示:

1. 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并且内生于美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过

程不可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的高涨——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循环过程。区别在于每一次循环的时间周期和主要经济指标变化的幅度是不一致的。但存在一些共同点:每一次经济衰退的发生都伴有失业率的提高,经济衰退的程度越深,失业率就越高;经济衰退发生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物价指数上升速度明显加快;.经济衰退的程度和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没有必然联系。

2. 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候是政府财政或者货币政策的干扰,有时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更多的表现为消费和投资的自发冲击。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消费多、储蓄少的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3. 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体,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等内生增长理论所认同的要素,还有人为的外生要素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和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所认为的经济学更接近于生物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4. 美国的政策导向是美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美国政府通过税收、投资、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和货币供给、利率等货币政策影响私人消费、投资以及财政赤字,进而影响贸易赤字、经济增长和缓解经济衰退。美国的国家意志才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所谓的最市场化的国家通过娴熟的宏观调控操作技巧掌控着美国经济的走势并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5. 长期贸易逆差存在深刻的根源。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和历年《国际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货物贸易虽然长期逆差,但是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长期为顺差,而且顺差净额远高于货物贸易逆差,储蓄率过低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经济根源,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常账户逆差是资本账户顺差的另一种表现,美国居民不仅动用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行消费,而且还动用储蓄和消费贷款进行消费,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使利率增加,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美元升值,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逆差,而且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多,对国外商品的消费需求也使逆差扩大。

6. 贸易顺差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贸易逆差也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反向作用必须通过内需的拉动作用来补足)支撑经济一段时间的持续增长^[14]。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损害美国人的利益,任何试图消除贸易逆差的政策都会弊大于利,贸易差额是各种经济因素的结果并非原因。但是当内需无以为继的时候,一轮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随之到来。

参考文献

- [1] 姚枝仲. 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J]. 世界经济, 2003(3): 12-15.
- [2] 黄燕君、陈鑫云.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能维持吗[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4): 36-40.
- [3] 施建淮. 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J]. 国际经济评论, 2005(7-8): 5-10.
- [4] 刘建江. 透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合理性[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7): 35-40.
- [5] 萧琛、杨丽花. 论美国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4): 68-72.
- [6] 刘海云、吴强、杨波. 解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J]. 国际贸易问题, 2007(3): 40-45.
- [7] 彭斯达、陈继勇、潘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9): 63-68.
- [8] 邹玉娟. 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探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7(12): 38-43.

- [9] 李石凯. 新世纪美国的贸易逆差、财政赤字与税收政策[J]. 社会科学, 2008(2): 23-30.
- [1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M].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Census, 1993-2002.
- [11] 郭昊新. 90年代美国经济[M].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0: 120-156.
- [12] 肖良. 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一针强心剂[J]. 河南税务, 2003(3): 27-30.
- [13] 米切尔.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430-513.
- [14] [美] 罗伯茨. 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M]. 刘琳娜, 栾晔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39-160.

作者简介:

- 1、张淑娟, 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金融系讲师; 研究方向: 货币经济学。
- 2、欧阳秋珍, 女, 湖南常德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Trade Deficit, Economic Growth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Zhang Shujuan Ouyang Qiuzhe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past 40 years'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US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US long-term trade deficit is accompanied by it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both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Moreover, trade has contributed much less to the economic growth than the other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the major factors in affecting the cyclical fluctu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is the right starting point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y means of influencing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US policies indirectly work on trade deficit,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The so-called most market-oriented country, with skilled macroscopic regulation techniques, not only controls the trend in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dire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s purpose of the U.S. is the very root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strategies.

Key words: trade deficit;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guidance